

(醒世小說) 九尾龜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久安里舊雨續新歡

第二回 棄塵寰烈婦捐軀

第三回 看馬戲忽逢蕩婦

第四回 謀補缺觀察入都

卷二

第五回 嚴選政部辦吃虛驚

第六回 鬧相公尙書中計

第七回 思恣浴名妓嫁衰翁

第八回 王素秋看戲軋姘頭

卷三

第九回 聯美眷蕩子迷香

第十回 鬧茶樓楊慕陶受窘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徵晚聯豪紳仗義

開獅吼驚散鴛鴦

設圈套奸奴作弊

出毒計名優施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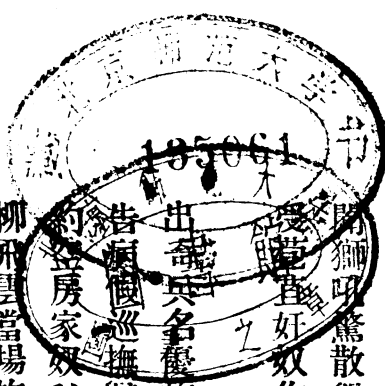
告瀆德巡撫歸田

約登房家奴私愛妾

柳飛雲當場施絕技

破溫柔滑頭潑醋

抱不平章秋谷解圍



第十一回 大觀園流氓爭口舌

樂仁里名士見秋娘

第十二回 王素秋家庭翻錯襲

康己生中書咏新臺

卷四

第十三回 鬧花廳白晝敦倫

闖深閨黃昏驚夢

第十四回 感風寒中丞臥病

亂人倫令子宣勞

第十五回 錫佳名注釋九尾龜

寫牢騷演說煙花史

第十六回 換桃符陽春回大地

喧爆竹風雪過殘年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八集卷之一

第一回 久安里舊雨續新歡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上回書中說起章秋谷在家養病。養了十多天。覺得精神好些。坐在公館裏頭。又覺得氣悶起來。想着陸麗娟那裏。差不多有兩個月不去了。便出了門。逕到久安里陸麗娟家來。陸麗娟本來和秋谷狠要好的。見秋谷多時不去。叫娘姨到秋谷公館裏頭。請了幾次。秋谷只說有病。不能出門。如今見秋谷來了。十分歡喜。一個大姐正在客堂裏和相幫說話。見秋谷走進門來。連忙迎上來。攙着秋谷的手道。二少多時勿來哉。今朝恰格好風。吹到仔倪搭來介。一面說着。拉着秋谷。走上扶梯。口中叫道。先生。二少來哉。陸麗娟聽了。連忙走出來。接着秋谷。笑道。恭喜恭喜。耐格毛病好哉。倪一逕來浪牽。記煞說罷。同着秋谷進房。坐下。陸麗娟見秋谷的面貌。比以前銷瘦了好些。便道。耐面浪瘦仔幾幾。化化哉。恰自家勿保重。點呀。秋谷笑道。這個生病。是沒有躲閃的事情。叫我何從。保重起呢。陸麗娟撇了秋谷一眼。道。只要少趕點。正經好哉。秋谷聽了。一笑。也不開口。陸麗娟見秋谷坐在炕上。自己便也挨着秋谷。身旁坐下。道。耐浪生病。格辰光。倪心浪一逕勒浪搭。耐發極。叫金寶搭仔。阿金妹去看看。耐末總歸說得勿清。勿爽。倪想。

自家到耐公館裏向來未怕。伍篤姨太太心浪勿舒齊。眞眞牽記得來難故歇。阿好哉。介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道：算了罷。不用灌米湯了。你們當僧人的做的客人也多。得狼要是客人病了。你就。要。急。到。這。個。樣。兒。你。一。個。人。那。裏。來。得。及。陸。麗。娟。聽。了。嗔。道。：。伍。篤。大家聽聽。看說出格號閒話來。阿要討氣。倪好好裏搭耐講閒話。耐曠是格付架形。眞眞良心才。嚙撥格耐。勿。要。勒。浪。勿。相。信。倪。撥。點。末。事。耐。看。看。說。着。便。走。過。去。在。粧。拾。抽。屨裏頭。拿出幾張紙來。放在章秋谷手中。章秋谷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接過來看時。只見幾張紙上。都批得花花綠綠的。原來是問病的課單。什麼三馬路吳鑿光。城隍廟知機子批的病情。都是十分危險。說了許多囉囉唆唆的話兒。什麼冲犯家宅。六神故而致病。頭昏心痛。寢食不安。又是什麼。幸有青龍星化解轉危爲安。一派都是這些夢話。秋谷看了。十分好笑。心上却也有些感動。又被陸麗娟撇着嘴。咕嚕了一陣。只得安慰了他一番。方才罷了。當下秋谷便在陸麗娟家擺了一抬酒。請的客人無非是辛修甫。陶伯瑰。王小屏。陳海秋等五六個人。大家因爲和秋谷多時不見。這一席酒吃得十分歡暢。陳海秋叫的范彩霞到了席上。見章秋谷雖然瘦了好些。却還是那般的神彩。飛揚丰姿。秀發一顧一盼。卓犖不群。更覺得格外傾心。十分屬意。也不知遞了許多暗號。

飛了。多少。眼。風。秋。谷。却。不。過。情。面。只。好。將。就。應。酬。陳。海。秋。坐。在。席。上。連。影。兒。都。不。知。道。范。彩。霞。直。到。走。的。時。候。還。和。秋。谷。咬。了。一。個。耳。朵。方。才。走。了。這。一。夜。章。秋。谷。自。然。住。在。陸。麗。娟。院。中。不。回。去。了。碧。天。如。水。珍。簾。新。鋪。沈。沈。錦。帳。之。雲。閃。閃。銀。缸。之。燄。檀。奴。久。別。天。矯。非。常。鳳。女。多。情。輕。盈。如。許。這。些。閒。事。都。不。必。去。管。他。只。說。章。秋。谷。住。在。陸。麗。娟。院。中。一。宵。已。過。起。來。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秋。谷。正。在。梳。洗。忽。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秋。谷。聽。了。心。上。甚。是。詫。異。暗。想。怎。麼。這。個。時。候。就。有。打。茶。圍。的。客。人。正。想。着。只。聽。得。那。來。的。客。人。已。經。一。步。一。步。的。走。上。樓。來。口。中。問。道。有。個。姓。章。的。章。二。少。爺。在。這。裏。不。在。秋。谷。在。裏。面。聽。得。清。楚。知。道。是。貢。春。樹。的。聲。音。不。覺。心。中。大。喜。連。忙。搶。步。出。房。叫。道。春。樹。從。那。裏。來。我。在。這。裏。貢。春。樹。見。了。秋。谷。也。連。忙。走。過。來。執。手。問。訊。兩。個。人。知。已。相。逢。心。上。自。然。高。興。秋。谷。同。着。春。樹。進。房。坐。下。陸。麗。娟。剛。剛。起。來。見。了。貢。春。樹。丰。神。濯。濯。儀。表。亭。亭。不。免。心。上。吃。了。一。驚。秋。谷。對。他。說。道。這。位。便。是。我。平。日。和。你。講。過。的。貢。春。樹。貢。大。少。陸。麗。娟。聽。了。知。道。是。秋。谷。的。要。好。朋。友。便。也。殷。殷。勤。勤。的。應。酬。一。番。却。偷。轉。眼。睛。細。細。的。把。章。秋。谷。和。貢。春。樹。打。量。一。回。覺。得。兩。個。人。立。在。一。起。還。是。章。秋。谷。的。氣。概。勝。些。這。裏。秋。谷。和。春。樹。談。了。一。回。便。問。貢。春。樹。到。上。海。來。有。什。麼。事。情。春。樹。道。一。則。

和你多時不見。特地來看你一蹙。二則順道看看小寶。却沒有什麼別的事情。秋谷又問春樹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來。春樹道。我先到你公館裏頭。你們姨太太叫個大姐下來和我說的。春樹一面說着。一面細細的打量陸麗娟。看了一會。向着秋谷笑道。你這位貴相好。着實不差。你幾時認得起的。我怎麼不知道這麼一個人。秋谷道。還是去年娶了文仙之後。做起的。你看長得怎麼樣。春樹道。真是天仙化人。也不知你幾生修到的。福分。陸麗娟聽得春樹贊他。心上自然歡喜。微微一笑。也不開口。春樹又道。我看起來。和文仙也差不多。秋谷道。這兩個。人裏頭。却有一個。分別一邊。是一味的丰采。清華。一邊。是一派的風神流麗。兩下比較起來。似乎還是文仙勝些。春樹聽了。點一點頭。陸麗娟在旁聽得。秋谷這般說法。心上有些不快。活便道。倪是勿好格。陸裏比得上。你篤格位姨太太。秋谷聽了一時。說不出什麼來。只得笑道。你不要聽錯了。我的話兒。我說的。是你們兩個人。各有各的好處。你話都沒有聽得明白。就要潑起醋瓶來。你這個吃醋。似乎也覺得過分了些。說得春樹一笑。陸麗娟不好意思。便趕過來。和秋谷不依口中。說道。耐格人。直頭。嚙。撥仔。淘成。哉。捨格。吃醋。勿。吃醋。瞎說。一泡。只要。你。篤。姨太太。勿。吃。別。人。格。醋。好。哉。秋谷。笑道。你。只要。心。上。不。吃。醋。我。講。我的。話。兒。用。不。着。你。這。般。着。

急一定這句話兒說着了你的心病。所以要急到這般模樣。陸麗娟聽了趁勢往秋谷懷中一坐。想要伸手去摔他的腿。見春樹對着他微微的笑。麗娟面上。一紅連忙縮住了手。把秋谷打了兩下。便立起身來。自去梳洗。貢春樹坐了一刻。忽然對秋谷說道。我正有一句話兒。要問你一個明白。秋谷便問什麼話兒。春樹道。去年你在蘇州的時。候和我說什麼打滙票。不打滙票。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正要問你時。被你一陣議論。打斷了話頭。你也始終沒有講出來。究竟是怎麼的一句話呢。陸麗娟聽了。在那裏掩着嘴。格格的笑。秋谷也笑道。你這樣一個聰明人。又是個老上海。怎麼竟不懂這句話兒。這原是蘇州人的一句俗語。男女對壘。交鋒。男人打了敗仗。就叫做打滙票。你久在蘇州。難道這句話兒都沒有聽人說過麼。春樹聽了。心上方才明白。不覺也笑起來。笑了一回。又問道。我究竟不懂這句話是怎麼的一個意思。打敗仗就直捷痛快的說。打敗仗就是了。爲什麼要叫做打滙票。這又是個什麼道理呢。秋谷道。那些錢莊裏頭。每逢要用錢的時候。一時沒有現銀。便打一張滙票出去。叫他明天來拿。好像男女交鋒。男人打了敗仗。說句好看話兒。說明天再來。就是這個意思。春樹想了一想。道。這句話兒。也沒有什麼意思。秋谷道。本來不過一句俗話。又不是什麼通人大儒的格言。何必去

考究他的意思呢。春樹聽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你住在常熟。可知道錢叙秋的事情麼。秋谷道：這件事兒。差不多通省都傳遍的了。那一個不曉得。我去年不是和你講過的麼。春樹道：他近來在南京自盡。你可知道不知道。秋谷驚道：有這樣的事情麼。不要你聽了謠言罷。春樹道：那裏是謠言。我還帶着金星精給你的信在這裏。說着。便在衣袋裏頭取出來。遞給秋谷。秋谷連忙接過來。拆開封皮。看了一遍。嘆一口氣道：這也總算個奇女子。可惜我們鬚眉男子。都不能和他出來。打個不平講起來也實在有些慚愧。看官。你道這位錢小姐如何的。會在南京自盡。這個寫信給秋谷的金星精。又是個什麼人。原來錢小姐自從辦過他哥哥的喪事以後。心上只恨着祁祖雲。祁觀察一個人。平空叫陽湖縣縣尊出差。提他到案。在大堂上出頭露面。羞憤非常。心上早存了一個必死的念頭。一心一意的想要報仇。知道本地的那些親友。都怕祁家勢。薰天不敢惹他。便自己帶了一個錢家的老家人。到湖北去尋族弟錢子瑤。見了面。哭訴一番。要叫錢子瑤和他告狀。錢子瑤本來是個胆小怕事的人。如今聽得平空的要叫他去和別人作對。心上已經害怕。更兼祁祖雲是個觀察。公又把祁侍郎牽在裏面。嚇得把頸項一舌。縮頭一伸。那裏敢答應。錢小姐沒奈何。只得自己做了一張窺單。要想

到南京總督衙門去告。錢子瑤再三央求他。叫他不要惹事。又派了兩個老媽。不由分說。竟把錢小姐送到長江船上。要他回去。錢小姐心上本來想要到南京去告狀。便上了船。直到南京。在城裏的一家客棧裏頭住下。正要自己坐着轎子。到制台衙門去擊鼓。忽然回心一想。如今的打官司。有句俗話。叫做八字公門。蕩蕩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在地方官衙門裏頭。尙且如此。何況制台衙門。自己身邊。又沒有錢。這個官司。那裏打得贏。更兼世上的人情。自然是官官相護。那一個來肯幫着我一個民婦。和我出力。與其拋頭露面。忍氣吞聲的。受了許多委屈。依然還是扳他不倒。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這一來。有分教。花殘月缺。三年鰥歸之哀。烈魄貞魂。一夜西風之恨。不知以後如何。請待後文交代。

第二回

棄塵寰烈婦捐軀

徵輓聯豪紳仗義

且說錢小姐想了一回。想不出個報仇的法兒。想着難道白白的受他一場羞辱不成。越想越氣。越氣越恨。不由的嘆一口氣。又心中自己打量道。我本來是拚着一條性命。和他打官司的。如今事勢如此。沒有法兒。不如趁個空兒。決意自盡。或者我死之後。有那些熱腸俠骨的人出來。和我報仇。也不可知。想定主意。便預先偷着空兒。細細的寫

了一篇遺囑。和那一張窀單。一並放在一處。覷了一個便。竟是關起房門。懸梁自縊。真是彩雲易散。皓月難圓。三尺青綾。淚洒杜鵑之血。一場春夢。灰飛蛺蝶之魂。那同去的老家人。和那錢子瑤派來的兩個僕婦。到得明天十二點鐘的時候。見錢小姐的房門。還是緊緊關着。叫着也不答應。知道事情不好。打開了房門。進去看時。已經高高的挂在梁上。老家人和僕婦。猛然看見。嚇得魂魄齊飛。六神無主。三個人六條腿。好像釘住了的一般。連喊叫都喊叫不出。這件事兒。霎時間已經傳得大家知道。都趕來探聽什麼事情。依着店主人的意思。要去報官相驗。幸而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客人。把那老家人叫出來。問明了前後情節。知道是個烈婦。十分歎息。連忙攔住了店主。叫他不要報官。只叫老家人出名進個呈子。把這裏頭的情節。略說幾句。只說氣忿自盡。懇求免驗。那班做地方官的。天天伺候上司。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來管這些閒事。看了這個呈子。自然照例批准。不必提他。只說老家人遞呈回來。就在客店裏頭草草的買棺裝殮。扶着靈柩回來。常熟地方的一班紳士。除掉了祁觀察手下的那幾個走狗以外。都一個個嗟訝不已。也有幾個熱血的人。想要出頭設法。和錢小姐報仇。無奈錢小姐是自家自盡的。沒有凌辱威逼的實跡。這位祁觀察。又是個有名紳士。勢燄薰天。炙手可熱。

的。大家都不敢去惹他。只得嘆恨一回。也就罷了。只有一位紳士。叫做金星精的。聽了這件事兒。心上十分痛恨。想出一個法子來。自己懇懇切切的做了一篇黃烈婦行述。刻了幾千本。各處分送。又發了許多傳單。請了本地方的紳士。大家商議。要和錢烈婦設祭開喪。那些紳士裏頭。有幾個狠有熱血的人。自然大家贊成。有幾個唯唯否否。沒有宗旨的人。一則却不過金星精的情面。二則心上也有些感動。便也都點頭答應。只有那幾個向來做祁觀祭走狗的人。一個都不來。金星精也不管他。便教衆人具了一個公呈。自己到常熟縣知縣莫大令那裏。和他說知。請他到開喪的那一天。去拈香致祭。原來金星精是個二甲進士出身。由刑部主事推升了刑部郎中。向來聲名狠好。又是個江蘇有名的才子。莫大令不好不答應。只得依他。金星精又各處去和他徵祭文。徵輓聯。揀了一個日子。和他開喪。章秋谷在家的時候。和金星精時常來往。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金星精此番做了這件事兒。心上十分得意。便寫了一封信給章秋谷。細講一番。正還沒有寄。剛剛這個時候。貢春樹到常熟來游虞山。就住在金星精家裏。住了幾天。貢春樹要到上海去看秋谷。金星精便把這封信交給春樹。托他轉致秋谷。秋谷看了這封來信。又看了那本行述。心上也甚是不平。春樹便對他說道。金星精要叫你

做輓聯。你做不做。秋谷道。輓聯自然做的。但是這個輓聯。雖然沒有什麼難做的地方。却措詞狠不容易得體。春樹道。我看見兵部主事姚小知的一副對子。倒講得狠痛快。秋谷問是什麼聯語。春樹念道。

憑天道斷不令凶人漏網。

媿吾輩未能爲匹婦復讐。

春樹念畢。又道。你看這付輓聯怎麼樣。秋谷道。痛快是痛快得狠。但是這匹婦兩個字兒。用得欠斟酌些。這樣一個貞烈的人。不該應竟稱他匹婦。你細細想一想。我的話。是不是春樹聽了。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畢竟你的心。比我來得細些。秋谷細細沈吟了一回。取過一枝禿筆。隨手拉過一張局票來。兔起鶻落的寫出一付輓聯道。

一死等鴻毛。百萬同胞齊俯首。

雙星圓碧落。兩行清淚奠貞魂。

寫着。便說道。這裏沒有紙筆。只好明天寫好再寄去的了。說罷。遞在貢春樹手中。春樹看了一看。點頭叫好道。你的筆墨。實在超脫非常。秋谷笑道。又來了。又來了。我們知己朋友。怎麼總是這般謬贊。春樹道。並不是什麼謬贊。好的自然說好。壞的自然說不好。

難道知己朋友就該應作違心之論的麼。秋谷聽了一笑。春樹問道。聽說新到了一班馬戲。你去看過沒有。秋谷道。我差不多病了一個月。如今方才全愈。沒有去看過。春樹問秋谷什麼病。秋谷一時講不出來。頓了一頓。春樹便笑道。不要是害的相思病罷。秋谷也笑道。什麼相思病。不相思病。不過是受了暑氣。又帶着感受新涼。所以有些不爽快罷了。春樹道。今天晚上我們就去看好不好。秋谷還沒有答應。陸麗娟搶着說道。蠻好。倪幾家頭一淘去。秋谷也便答應。陸麗娟問秋谷吃什麼點心。秋谷搖一搖頭。早有娘姨金寶端上一碗煨好的蓮子來。秋谷也不推讓。隨意吃了些。便對春樹說道。你還沒有午饑。我們同到一枝香去好不好。春樹道。雅叙園的菜就很好。我們何不往雅叙園去。秋谷道。雅叙園的菜。雖然不差。却没有大菜館的精潔。正說着。陸麗娟接口道。貢大少勿嫌怠慢。末就勒浪倪搭用仔便飯罷。故歇格大菜也嚙捨吃頭。秋谷聽了。便問春樹道。你的意思怎麼樣。春樹道。我是無可不可的。就在這裏吃也好。但是叨擾了麗娟先生。心上未免有些抱歉。麗娟忙笑道。貢大少勿要客氣。倪搭不過怠慢點。嚙捨好菜。貢春樹道。麗娟先生也不必這般客氣。我就老老實實的叨擾了。麗娟聽了。便和娘姨金寶附耳說了幾句。金寶便走出去。停了一回。早擺上四個碟子來。麗娟親手去取。

一瓶巴德溫來。取過兩個玻璃小酒杯。斟了兩杯酒。請秋谷和春樹坐下吃酒。秋谷看那四個碟子時。見是一樣掠拌蝦仁。一樣粉皮雞絲。一樣醉蝦。一樣糟鴨。取拾得十分精緻。春樹見了道。多謝盛情。你們何必這般費事。麗娟笑道。嚙。捨物事。請僂篤隨便用點。秋谷便邀着春樹隨意坐下。兩人對酌。秋谷教麗娟同吃。麗娟便也坐在旁邊。陪着他們等會兒相幫。又端上菜來。雖然不多幾樣。却甚是精潔。秋谷因自己咯血還沒有全好。便不敢多吃酒。只吃了兩杯。就不吃了。貢春樹酒量甚好。一連乾了幾杯。方才吃飯。飯後春樹略坐一回。便要同着秋谷去看金小寶。秋谷自然答應。兩個人同到惠秀里來。金小寶見了貢春樹的面。自然十分歡喜。携着春樹的手。道。耐倒好格。一逕搭倪說去仔。就來去仔。就來倪末。一逕勒浪牽記耐。貢春樹見了金小寶丰姿不減華彩。依然也覺得眉飛色舞。兩個人四目相視。倒說不出什麼話來。金小寶見了章秋谷想起那一天張園的事情。覺得狠有些兒慚媿。面上紅紅的也不開口。秋谷會意。便立起身來說。我還有些事情。等會兒我來同你們到馬戲場去。貢春樹和金小寶兩個人小玉重逢。章郎久別。自然說不盡的相思。况味講不完的別後情懷。見秋谷起身要走。也不相留。秋谷從惠秀里出來。到自己公館裏頭。打了一個轉身。又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坐。

了一回。有兩個朋友寫條子來請秋谷吃酒。秋谷因日間吃了兩杯酒。覺得有些頭暈。便辭了不去。叫陸麗娟熬了些荷葉粥。略略吃了些。便同陸麗娟兩個人。坐着馬車。先到惠秀里去看貢春樹和金小寶。金小寶再三再四的邀着秋谷和麗娟進去坐一回。秋谷推却不得。只得略坐一會。催着貢春樹和金小寶上了馬車。直到跑馬廳對面馬戲場門口。秋谷先跳下車來。買了四張頭等票。同着衆人進去。揀了四個座位。大家坐下。那馬戲場裏頭的一班看客。見了他們四個人進來。兩個男子都是丰彩清華。衫裳個儻好似那瓊樹當風。兩個女子也都是容光煥發。態度娉婷。好似那花枝照夜。大家的眼光都不知不覺的注在他們身上。把他們細細的打量一番。秋谷和春樹都沒有留心不去理會。這個時候。剛剛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騎着一輛自行車。登場獻藝。空中綑着一條繩索。這個女子坐着自行車。竟在繩上飛一般來來往往的行走。那一輛自行車好像貼在身上的一般。滿場的人都大家拍手。那女子獻了一回技藝。便進去了裏面。又走出一個塗着花臉的洋人來。一面拍着手歌唱。一面哈哈大笑。口中噤哩咕嚕的講了一回。秋谷雖然略略懂些英文。却苦不甚精聽不出他說的什麼。大約都是自己譏諷自己引人發笑的話兒。停了一停。裏面又走出一個洋人來。和這個塗

臉的洋人互相問答了一會。這後來的洋人就伏在地上。正是春風良夜。勿驚虎豹之威。燈火深宵。曼衍魚龍之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看馬戲忽逢蕩婦

聞獅吼驚散鴛鴦

且說那個後來的洋人和那塗着花臉的洋人講了幾句話。就去扒在地上。扒得伏貼貼的四平八穩。好像個烏龜一般。那個塗着花臉的洋人便搶步過來。一個筋斗在他背上打了過去。接着又是一個筋斗打過來。跳來跳去的跳得十分高興。忽然地上的洋人跳起身來。照着翻筋斗的臉上就是一掌。只聽得拍的一聲。翻筋斗的撲的跌倒睡在地上。不肯起來。秋谷看了十分好笑。一班看客也都拍手。等了好一回。那塗臉的洋人方才在地上扒起來。不知從那裏取出一支點着的紙烟。放在口中。慢慢的吃。裏面又趕出一個洋人來。對他連連搖手。叫他不要吃烟。不由分說。把他手中的紙烟搶了過去。往地下一攢。那塗臉的洋人候他走了。又取了一支出來。放在口中。又趕出一個洋人來。奪了過去。一連奪掉了七八支。也不知他在那裏拿出來的。到得後來。四五個洋人都走出來。把他身上藏着的紙烟。一古腦兒都搜了出來。長長短短的。有一二十支。那裏知道這幾個洋人剛剛轉身。這個塗臉的洋人不知怎樣的。又取了一

支出來一面吸着搖頭晃腦的甚是得意那幾個洋人正要搶時不料他在腰間取出一根三節棍隨手亂打大家被他打得急了跑進去拿了許多軍器出來什麼腰刀鎖叉等類混打一場把他趕了進去隨後又有一個少女騎着一匹黃馬出來身上止穿一層絕薄的緊身衣褲都連在一起遠遠望去好像不穿衣服的一般馬背上也沒有鞍轡四圍繞着戲場亂跑那女子在馬上或坐或立或睡或跳顛顛倒倒的做出許多身段只聽得四圍一片拍手的聲音一套做完只見推出一個虎籠來就在場上用鎖欄四圍護住兩個洋人開了籠門把個老虎放出籠來兩個洋人便百般的和他頑耍一會兒把頭放在他的唇邊一會兒又把手伸進他的口內看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這個時候章秋谷覺得這個頑意兒沒有什麼趣味便抬起頭來細細的打量那些座中的婦女打量了一回見雖然有幾個面貌還好却都不過平平常常的算不得什麼傾國傾城看到西北角上的一面忽然見兩個俊俏大姐擁着一個少婦頭上戴着滿頭珠翠只覺得珠光奪目寶氣照人雖然相貌平常却生得體格風騷神情流蕩眉梢眼角大有風情秋谷見了未免回過頭來多看幾眼那少婦見秋谷看他便也賣弄精神把一對水汪汪的秋波只顧望秋谷這邊溜來秋谷正呆呆的看忽然被陸麗娟用

力在。身上。攥。了。一。把。秋。谷。被。他。攥。了。一。下。猛。吃。一。驚。回。過。頭。來。還。沒。有。開。口。陸。麗。娟。早。附。着。秋。谷。的。耳。朵。低。低。的。說。道。耐。格。個。人。實。頭。少。有。出。見。格。搭。別。人。吊。吊。膀。子。還。勿。要。去。管。俚。倘。格。戲。子。格。姘。頭。耐。也。吊。起。膀。子。來。哉。秋。谷。聽。了。只。說。是。陸。麗。娟。有。心。吃。醋。方。才。說。出。這。樣。的。話。兒。便。也。悄。悄。的。回。答。他。道。你。又。不。認。得。他。是。什。麼。人。怎。麼。知。道。他。是。戲。子。的。姘。頭。陸。麗。娟。又。低。說。道。耐。格。眼。睛。到。仔。陸。麗。去。哉。耐。自。家。看。哩。秋。谷。聽。了。連。忙。再。往。對。面。細。看。果。然。見。斜。刺。鼻。還。坐。着。一。個。少。年。男。子。也。在。那。裏。和。那。少。婦。眉。來。眼。去。那。少。婦。一。面。對。着。章。秋。谷。笑。盈。盈。的。飛。個。眼。風。一。面。又。喜。孜孜。的。和。這。個。少。年。男。子。打。個。照。會。竟。有。些。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的。樣。兒。那。少。年。男。子。坐。在。那。邊。見。了。章。秋。谷。這。般。模。樣。心。上。十。分。不。快。活。睜。起。眼。睛。望。着。秋。谷。秋。谷。仔。細。看。那。少。年。男。子。的。樣。兒。分。明。是。桂。仙。戲。園。的。武。小。生。柳。飛。雲。見。他。朝。着。自。己。怒。目。而。視。心。上。自。然。明。白。不。覺。甚。是。好。笑。却。又。自。己。心。上。暗。想。世。上。竟。有。這。樣。風。流。放。誕。的。婦。人。雙。管。齊。下。的。吊。膀。子。未。免。也。覺。得。過。分。了。些。想。着。便。別。轉。頭。去。不。去。理。他。在。身。邊。拿。出。表。來。看。了。一。看。對。陸。麗。娟。道。差。不。多。已。有。十。一。下。鐘。我。們。大。家。回。去。罷。陸。麗。娟。還。沒。有。答。應。忽。聽。得。對。面。有。個。女。人。的。聲。氣。叫。聲。阿。呀。接。着。有。幾。個。人。都。亂。嚷。起。來。又。夾。着。大。家。哈。哈。大。笑。的。聲。音。章。秋。谷。不。

知道什麼事情。連忙舉目看時。原來那個鐵欄裏頭的老虎。忽然要撒起溺來。那馬戲的戲場。原是在中間劃出一個大大的圓圈來。就算是個戲場。圓圈外面。四周圍都排着一層一層的椅子。最近的椅位。就算頭等。略遠些的。便算二等三等。那坐在頭等的。和那戲場的圓圈。不過相離四五尺地方。偏偏的這個老虎。走到圈邊。撒起了一條虎尾。撒起溺來。好似那一道飛泉。從空直瀉。直射出去。七八尺遠。剛剛的把那位少婦和坐在兩旁的兩個大姐。還有坐在一起的幾個女子。都濺得一頭一臉。脂粉淋漓。衣裳濕透。連口內也濺了好些。這班人都是愛潔淨的。怎禁得這樣的一來。大家都叫聲阿呀。又羞又恨。恨不得要哭出來。一時却又無可如何。只好把手巾去頭面上亂揩亂抹。那裏抹得乾淨。一班看戲的人。見了這般光景。忍不住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把這幾個女子。笑得無可如何。哭笑不得出來。的時候。原想倚着面貌出去。出個風頭。如今倒反出了這般的一個大醜。沒奈何。只得大家掩着臉兒。急急的往外就走。武小生柳飛雲也緊緊的跟着出來。章秋谷看了。也不覺十分好笑。便也同着麗娟和春樹小寶四個。人一起跟在他們後面出來。只見兩個大姐扶着那少婦。站在門外。見了小寶。連忙別轉了頭。小寶也只作不曾看見。却低低的向秋谷說道。耐阿認得哩。就是康家裏格姨。

太太勒浪外勢。軋頭。軋得一塌糊塗。底子也是俏人出身。叫王素秋。格辰光爲仔搭倪搶客人。炒仔一泡。一逕到仔故歇。有辰光碰着仔倪。還是格付架形。耐想阿要好笑。秋谷聽了。點一點頭。心中想道。原來這個寶貝。就是康己生的姨太太。康己生在江西撫台任上。也不知弄了多少造孽錢。自然該有這般的報應。說着。早見兩個穿着號衣的馬夫。趕過一輛絕精緻的橡皮轎車來。那位康姨太太。還回過頭來。對着柳飛雲。看了一眼。使個眼色。方才上了馬車。一路回到虹口康公館來。康姨太太下了馬車。急急的走回臥室。那些丫鬟僕婦。見了他們三個人。都是這般模樣。身上的衣服。一齊濕透。面上的脂粉。更是斑斕狼籍的一塊紅。一塊白。好像個妖怪。一般。大家都吃了一驚。不敢動問。康姨太太一肚子的沒好氣。發洩不來。一面忙忙的換了衣服。打水洗臉。一面打雞罵狗的鬧了一回。衆人都不敢開口。康姨太太洗了一次。還恐怕洗不乾淨。又換過一盆水來。把上好的香肥皂。在臉上細細的擦。擦了又洗。洗了又擦。一連換過了三四盆水。方才罷了。正還要叫娘姨打開頭髮。也洗一下。忽然一個念頭。便問衆人。老爺到那裏去了。衆人都說在內書房。康姨太太聽了。便不管頭髮不頭髮。霍的立起身來。吩咐衆人不許聲張。自己一步一步的悄悄走到內書房門口。先側着耳朵一聽。果然

聽得裏面有人在那裏低低的講話。康姨太太聽了。心頭火起。不由分說。逕自直闖進去。這位康大人。平日原只怕這位姨太太的。今天知道他去看馬戲。要到十二點鐘回來。這個時候。只有十一點三刻。算定不得回來。正攆着個年紀狠輕的蘇州娘姨。在那裏密密切切的說話。不料一時間。這位姨太太走了進來。兩下都大吃一驚。這個娘姨見了姨太太進來。嚇得魂不附體。連忙飛一般的在後面逃了出去。康大人目定口呆。坐在椅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康姨太太眼睜睜的。看着康大人。看了一回。方才把兩個指頭。狠命的往康大人額上戳了一下。咬着牙齒道。總是這樣偷偷摸摸的性情。死也不肯改的。這樣的一把年紀。還有什麼臉。見人。康大人聽了。只得陪着笑臉道。你不要這般多心。我和他又沒有什麼別的事兒。方才不過和他講幾句話。你又何必這般動氣。康姨太太冷笑一聲道。虧你講得出這樣的話來。一個做主人的。爲什麼要和娘姨幹這些鬼鬼祟祟的把戲。也有這樣不要臉的人來。搭主人。有你這樣的主人。自然就有那般的賤貨。說得康大人閉口無言。只是老着臉。呵呵的笑。康姨太太數說了一回。便要連夜把那娘姨趕出公館。康大人覺得心中不忍。只得再三替他央告。涎着臉纏了一回。只說這會兒爲着這件事情。趕他出去。人人有臉。樹樹有皮。萬一他臉上

下不來。逼出些意外的事來。我們雖然不怕。却也何苦呢。不如只當沒有這件事兒。過幾天借一件別的事情。叫他出去。豈不乾淨。康姨太太先還不肯。當不得康大人苦苦的攔着。只得罷了。列位看官。你道這位康大人。是個什麼人物。原來就是在下做書的。在第五集裏頭講的那位康己生。康觀察。這位康觀察自從捐官以後。不多幾年。他那位老太爺。就得病死了。康觀察丁了三年。在家裏頭沒有什麼消遣。又不好明公正氣的去嫖賭。只得悄悄的叫媒婆和他做媒。娶了兩個姨太太。又把自己家裏的一個丫鬢。名叫彩雲的。取在房裏。也算做小老婆。這三年丁憂期內。只成日成夜的和這幾個姨太太滾在一起。好容易盼得三年服滿。便趕進京去。要想走了門路。去選個好的缺。正是膏粱子弟。不知稼穡之艱。執袴。郎君。忽起簪纓之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謀補缺觀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却說康觀察自從他老太爺死後。在家裏頭守制三年。這幾年裏頭。也不知鬧了多少希奇古怪的頑意兒。早把他老太爺的一份家資。去了十分之五。康觀察想着儘著這樣的坐吃山空。也不是個長局。算來算去。只有還是去做官。自己本來捐了個候選道。

在。身。上。不。如。趁。着。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到。官。場。裏。頭。去。混。一。下。或。者。混。得。出。什。麼。好。處。打。定。了。主。意。便。帶。了。幾。萬。銀。子。的。滙。票。趕。進。京。來。揀。了。楊。梅。竹。斜。街。的。一。家。高。陞。店。住。下。先。拜。了。幾。天。同。鄉。要。想。找。個。門。路。却。一。時。找。不。出。來。康。觀。察。十。分。焦。急。便。有。幾。個。同。鄉。京。官。和。他。說。道。你。要。找。門。路。不。用。到。別。處。去。混。找。只。要。去。找。吏。部。的。書。辦。找。到。了。和。他。商。議。沒。有。不。妥。當。的。看。官。聽。着。原。來。這。個。各。部。的。書。辦。京。城。裏。頭。人。都。叫。他。作。部。辦。最。會。營。私。舞。弊。納。賄。招。權。差。不。多。比。那。各。部。尚。書。的。權。柄。還。要。大。些。你。道。這。個。是。什。麼。原。故。呢。一。個。小。小。的。書。辦。倒。反。要。比。尚。書。的。權。柄。大。些。這。句。話。兒。講。出。去。給。人。聽。了。那。一。個。肯。相。信。豈。不。是。在。下。做。書。的。有。心。說。謊。麼。原。來。這。個。裏。頭。另。有。一。個。自。然。的。道。理。在。內。並。不。是。在。下。做。書。的。平。空。掉。謊。看。官。們。請。休。性。急。待。在。下。做。書。的。一。道。來。那。各。部。尚。書。雖。然。權。重。却。都。是。由。別。處。調。來。的。三。年。也。是。一。任。五。年。也。是。一。任。部。裏。頭。的。情。形。不。熟。辦。起。公。事。來。就。也。只。好。將。就。些。兒。這。班。部。辦。却。是。世。世。代。代。世。襲。下。來。的。從。小。的。時。候。就。把。本。部。的。歷。年。檔。案。記。得。爛。熟。在。肚。子。裏。頭。那。些。部。裏。頭。的。司。官。那。裏。有。他。這。般。本。事。我。們。中。國。的。向。例。辦。起。公。事。來。都。要。照。着。例。案。辦。的。沒。有。例。案。可。援。的。便。要。請。旨。辦。理。每。每。的。堂。官。接。了。一。件。公。事。便。交。給。那。班。司。官。叫。他。援。例。辦。理。司。官。那。裏。

記得部裏的這些檔案就只好來請教這班部辦了。這班部辦趁這個當兒便上下其手的作起弊來。譬如這件事情部辦已經得了賄賂明明可以駁斥的他一定要想着法兒引出一個例案來叫你核准。要是這件事情部辦沒有得到錢明明可以批准的他也一定要找出一個例案來叫你駁斥。你想一個部裏頭的歷年案卷堆積如山也不知有多少。除了這些部辦別人那裏記得盡許多。那怕你一樣的兩件公事同是一天的日期同是一般的情節他得了這一邊的錢就拉出某人某人的舊案來照例核准。那一邊沒有走他的門路他就有本事又去拉出某人某人的舊例來平空駁斥。那班司官只圖省事那裏還去管他們的得賄不得賄作弊不作弊。那班堂官又都是尸居餘氣的過得一天便是兩個半日就是明知道他們在外面作弊無奈本部辦公都仗着這班部辦一天也離不了他們也就只好眼開眼閉的裝着糊塗不去多管看官。你道這些部辦可利害不利害。在下做書的做到此間便又有一位友人不相信在下說的話對着在下說道。你這個話兒我就有些信不過。那部辦不過是部裏的一名書吏。那裏就會這麼利害起來。就算那些尙書侍郎不知本部的情形不熟本部的例案。那班司官也有二三十年還在一個部裏頭當差的。難道就沒有一個熟悉例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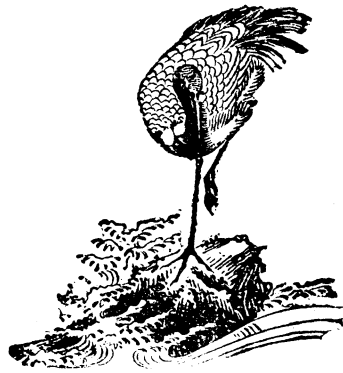
麼。在。下。做。書。的。聽。了。笑。道。你。的。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也。細。細。的。想。一。想。這。個。裏。頭。的。情。形。再。說。別。的。你。想。他。們。那。班。部。辦。從。小。兒。不。做。別。的。事。情。只。捧。着。這。些。例。案。當。他。四。書。五。經。一。般。死。命。的。揣。摩。簡。練。還。有。父。兄。在。那。裏。細。細。的。教。他。自。然。的。熟。能。生。巧。好。像。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一。般。至。於。那。班。司。官。從。小。兒。先。要。揣。摩。八。股。又。要。學。些。詞。章。還。有。什。麼。策。論。表。判。的。已。經。鬧。得。他。一。塌。糊。塗。的。了。再。到。後。來。中。了。個。進。士。分。了。個。部。曹。他。心。上。又。在。那。裏。算。計。如。何。如。何。的。鑽。謀。外。放。如。何。如。何。的。打。點。升。官。成。日。成。夜。的。把。那。一。團。卑。鄙。勢。利。的。思。想。橫。放。在。肚。子。裏。頭。連。那。以。前。沒。有。做。官。之。前。藏。在。肚。子。裏。頭。的。一。點。良。心。都。汨。沒。得。乾。乾。淨。淨。的。了。那。裏。還。有。工。夫。來。留。心。這。些。事。情。况。且。他。們。那。些。司。官。們。在。部。裏。頭。當。差。那。一。個。不。想。放。個。外。官。那。一。個。不。想。高。陞。上。去。不。是。打。算。一。生。一。世。在。部。裏。頭。混。的。比。不。得。那。些。部。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的。也。是。本。部。穿。的。也。是。本。部。用。的。也。是。本。部。有。百。年。的。部。辦。沒。有。百。年。的。堂。官。和。司。員。你。只。要。細。想。一。想。就。明。白。這。個。道。理。了。那。位。友。人。聽。了。在。下。這。一。番。說。話。低。着。頭。想。了。一。想。便。道。照。這。樣。的。說。起。來。一。個。部。裏。頭。只。要。用。個。部。辦。就。夠。了。又。何。必。要。什。麼。尚。書。侍。郎。呢。在。下。做。書。的。聽。了。嘆。一。口。氣。道。我。們。中。國。的。事。情。向。來。如。此。你。認。着。那。些。尚。書。侍。郎。大。人。先。生。有。什。

麼。出。類。拔。萃。的。大。本。領。麼。只。要。有。部。辦。的。學。問。已。經。是。好。的。了。那。班。不。如。部。辦。的。還。多。得。狠。呢。就。是。如。今。的。那。班。地。方。州。縣。難。道。一。個。個。都。是。熟。悉。民。情。諳。練。吏。治。的。麼。官。場。滾。滾。宦。海。茫。茫。我。們。又。從。何。說。起。呢。在。下。的。那。位。友。人。也。就。長。嘆。一。聲。默。然。不。答。如。今。閒。話。休。提。只。說。康。觀。察。聽。了。同。鄉。的。話。兒。便。同。了。一。個。同。鄉。的。內。閣。中。書。叫。做。張。伯。華。的。同。着。他。去。找。到。了。一。個。有。名。的。部。辦。姓。劉。號。叫。吉。甫。住。在。繩。匠。胡。同。裏。頭。絕。精。緻。的。一。所。宅。子。康。觀。察。到。了。門。前。停。了。車。心。中。想。道。這。所。宅。子。倒。像。個。什。麼。一。二。品。大。員。的。住。宅。若。不。講。明。了。是。個。部。裏。的。書。辦。外。面。那。裏。看。得。出。來。想。着。等。了。一。回。纔。請。了。他。們。進。去。在。一。間。客。廳。上。又。等。了。好。一。回。方。才。見。這。個。劉。吉。甫。忽。忽。的。走。了。出。來。見。了。張。伯。華。笑。道。咱。們。多。日。不。見。了。一。向。可。好。張。伯。華。連。忙。立。起。來。康。觀。察。也。跟。着。和。他。客。氣。了。一。陣。劉。吉。甫。略。談。了。幾。句。便。問。康。觀。察。道。咱。們。一。向。少。親。近。得。狠。今。天。同。伯。華。兄。光。降。不。知。有。什。麼。見。教。的。事。情。沒。有。張。伯。華。便。道。這。位。康。已。翁。有。件。事。兒。要。奉。求。你。老。哥。和。他。想。個。法。兒。老。哥。如。不。嫌。褻。瀆。請。屈。駕。到。飯。莊。子。上。坐。一。回。兒。我。們。好。慢。慢。的。商。議。劉。吉。甫。笑。道。不。瞞。你。老。哥。說。兄。弟。今。天。還。有。些。窮。忙。不。能。出。去。那。飯。莊。子。上。的。飯。也。沒。有。什。麼。吃。的。我。說。句。放。肆。的。話。今。天。你。們。兩。位。既。然。賞。我。兄。弟。的。光。竟。請。不。必。客。氣。就。在。

這裏吃個便飯。不過沒有菜。簡慢些兒。康觀察還沒有開口。張伯華知道劉吉甫的性情。向來爽快。便也點頭答應。劉吉甫說了幾句話兒。就說一聲失陪。竟自走了出去。去了好一回。方才進來。張伯華便把康觀察的來意。和他說了一遍。又說這件事情。總要請你老哥推我的情。幫個忙兒。至於謝儀一節。只要請你老哥吩咐一聲。自然如數送過來。說着。早已擺上飯來。四盆四碗。還有一壺酒。雖然樣數不多。却十分精緻可口。劉吉甫讓他們坐下。一面吃着。一面細細的盤問康觀察的捐官是在那一案的。什麼年分。交了多少銀子。康觀察一一說了。不一時吃完了飯。大家洗漱已畢。只見劉吉甫側着個頭。口中不知念些什麼。又輪着指頭。算了一會。忽然笑道。果然早得狠呢。便對着康觀察笑道。依着你老兄的這個班子。若要照例輪選起來。只怕還要好幾年呢。如今在你前面。還有四個壓班的。要等這四個都選了出去。方纔輪你得着。這還是沒有空子的說話。要是半路上跑出一個壓班的來。那就還是一個不中用。如今外省道員。出缺的又狠少。就是出了缺。又都是一次部選。一次外簡的。像你這個班次。只怕三五載候不着。也不算什麼。康觀察聽了。心上着急起來。便和張伯華附耳說了一回。叫張伯華托他設法。張伯華正要開口。只聽得劉吉甫慢慢的說道。這個道缺。比不得什

麼州縣事情大了。上頭的一班堂官們。在這個裏頭。也狠留心。今天要是換了別人來。和我講這個話兒。我兄弟也不是輕易答應的。無奈我和伯華兄相識多年。難道說這點兒情面都沒有。在你們二位老兄分上。做兄弟的自然要和你們兩位設法效勞。依我看起來。只要把你老哥的名次。和那幾個壓班的。倒個過兒。回來外省出了道缺。就挨着你老哥輪選。這是妥當不過的事情。大約遲則三月。早則月餘。你老哥就好到任。至於謝儀的一層。不瞞你們兩位說。我兄弟平日之間。也專愛的結交朋友。不是那。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人物。這件事兒。一則多蒙康己翁見愛。不去找着別人。却來找我。二則我和伯華兄知己朋友。情面難却。並不是想什麼錢。但是這件事兒。不是我一個人的首尾。不得不點綴他們一下。至於我兄弟自己身上的什麼謝儀。不謝儀。咱們自家兄弟。竟請不必客氣。就是了。張伯華知道劉吉甫的脾氣。便道。多謝老哥費神。但是究竟怎樣的一個數目。還要請老哥核算一下。劉吉甫聽了。便取過一面算盤來。滴瀝搭拉的算了一陣。便對張伯華笑道。裏裏外外的使費。一古腦兒要三萬五千銀子。這還是看你老哥分上。別人拿了五萬銀子。我還不見得答應他呢。康觀察聽了劉吉甫的話兒。心上吃了一驚。暗想自己通共止帶了三萬銀子。家裏頭的錢。所存不多。如今

他一開口就要三萬五千銀子。心上有些躊躇不決起來。一時間答應不出。只看着張伯華的臉。和他使個眼色。正是衣冠掃地。侍中之貂尾。何多大馬登堂。竈下之羊頭。如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交代。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卷一終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八集卷之二

第五回 嚴選政部辦吃虛驚

出奇兵名優施巧計

且說康觀察聽了劉吉甫要三萬五千銀子。就不覺心上一驚。便立起身來。走過去。悄悄的和張伯華說了一回。張伯華便陪着笑臉。對劉吉甫道。兄弟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兒。要和你老哥商量。劉吉甫聽了。心上也有些明白。便道。你有什麼話兒。只顧講就是了。難道咱們這樣的交情。還有什麼通融不來的事情不成。張伯華聽了。便拉着劉吉甫。兩個人在一起坐下。婉婉轉轉的講道。方才你老哥講的數兒。康己翁知道。格便宜他心上也。十分感激。那裏還有不願意的道理。無奈他也有一個苦情。要請你格外原諒。他些他現在。只有三萬銀子。還有五千一時湊不出來。又知道你老哥辦的清公事。不是和市上買東西。一般可以爭多論少得的。他的意思。想先付三萬銀子。還有五千銀子。請你和他暫時墊付一下。隨後再緩緩的歸還。但是這件事兒。已經承了你的盛情。和他謀幹。沒有什麼好處。到你身上也還罷了。倒反要你和。他墊起錢來。他自己講不出。托我和你說一聲兒。不知你心上。怎麼樣。劉吉甫聽了。心上也知道康觀察的意思。想要少出五千銀子。却又不好意思。一定怎樣的和他爭論。索性說得好聽些。

兒。想要不答應。無奈張伯華的這番說話。實在說得情理兼到。推却不來。只得微微一笑。道。伯華兄。咱們大家。都是明白人。打開。榻子。講亮話。還是這麼樣罷。如若康己翁得了個好。缺。這五千銀子。是不能少的。總算給他們吃個喜酒。或者缺分平常不見得怎麼好。這一筆錢。也就不必拿出來了。總算我姓劉的。結個朋友。何如。張伯華聽了。自然不好再說什麼。同着康觀察。說個幾句客氣話兒。兩個人一同回去。康觀察就把那一張三萬銀子的滙票。拿了出來。交給張伯華。托他明天送去。張伯華起先不肯一個人送去。定要同着康觀察一同送去。康觀察道。你這個人。何必這般拘執。難道我還信你不過麼。張伯華聽了。方才接了過來。想着幾萬銀子的事情。不是頑的。便不等明天。立刻又坐了車。趕到繩匠胡同來。見了劉吉甫。把銀票交代清楚。便要告辭。劉吉甫苦苦的留住。對他笑道。這一筆錢。咱們在裏頭經手的人。照例有個九扣的。一共三千銀子。咱們兩個人兩下平分。方才你們兩個人同在一起。所以我也沒有提起。張伯華聽了。喜出望外。自然樂得收領的了。兩個人談了一回。張伯華問起康觀察的這件事情。怎麼樣的一個調法。劉吉甫便也細細的把調換的法兒。和他講了一遍。張伯華低頭想了一想。道。這樣辦法。我看不見得怎樣妥當罷。萬一個上頭查了出來。又怎麼樣呢。劉吉

甫笑道。這個法兒。在當時是一萬年也查不出的。除非後來查揀別件公事的案卷。一個不防備。查了出來。也或者有的。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他心上知道自家錯了。斷不肯認真追究的。要是認真追究起來。我們雖然要担不是他自己先有了個失察錯悟的處分。所以那班堂官就是明知道我們作弊也無非打個哈哈就過去了。歷來都是這一個樣兒。張伯華聽了也微微一笑。道。照你這些說話看起來。難道那班堂官就沒有有一個弊絕風清的麼。劉吉甫道。也有時遇着了個難說話的堂官。不許我們作弊。我們又有一個挾制他們的法兒。會齊了合部的大小書辦。一同告退他們。那班堂官離了我們。是一件公事也辦不來的。這樣的一來。他沒有法兒。也就只好聽憑我們去怎樣。怎樣的了。老實和你講罷。我們本部裏頭的公事。要准起來。件件都是准的。要駁起來。件件都是駁的。張伯華聽了。不懂連忙問什麼道理。劉吉甫道。一樣的兩件公事。今天准了你的。明天却駁了他的。也有今天駁了你的。明天却准了他的。所以我們在部裏頭。當差的人。沒有作不來的弊。沒有准不來的事情。也沒有駁不來的案件。只怕撞着了個不顧前後。不受情面的堂官。一味的和你混鬧起來。那就糟了。張伯華聽了。口中不說什麼。只心中暗想。怪不得這班部辦這般利害。原來也有這些道理。在裏頭想着便。

起身告辭。又到康觀察寓中坐了一坐。便也自己回去。康觀察自從出了這三萬銀子以後。天天坐在寓裏頭。等候消息。隔了一個多月。劉吉甫來給他報信。說如今浙江杭嘉湖道缺出。恰恰是應歸部選。你的事情。我已經和你打點得好好的。你只要預備謝恩就是了。康觀察聽了。心中大喜。呆呆的等了兩天。連店門都不出。這一天康觀察剛剛起身洗臉。忽見劉吉甫大踏步走進來。臉上的神色十分不快。見了康觀察。只說了一句你的事情壞了。康觀察聽了。心中大驚。連忙問什麼事兒。劉吉甫拍着手道。你的事情。我已經和你安排得停停當當的了。那裏知道昨天晚上。忽然被堂官查了出來。如今正在那裏查核例案。這件事情鬧了出來。雖然沒有什麼大事。不過認個無心錯悞。便過去了。但是你白白丟掉三萬銀子。叫我怎麼的對得起呢。康觀察聽了。一時只急得目定口呆。做聲不得。連忙問道。好好的怎麼又會被他們查了出來。劉吉甫道。也是合該有事。我們本部的一個同事。和堂官的姪少爺有些親戚。前天喝醉了酒。無心露了口風。今天就鬧出這個亂子來。康觀察聽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便問可有什麼解釋的法兒。沒有。劉吉甫道。法子是有。只不知道你肯不肯。康觀察道。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裏倒有什麼不肯。只不知究竟是個什麼法兒。可妥當不妥當。劉吉甫道。

這會兒且慢些提起。去請了張伯翁來。我們大家商議一下再說。康觀察聽了也不好一定要問。只得叫人立刻去請了張伯華來。劉吉甫和他交頭接耳的商量了一會。定了主意。方才和康觀察說。只要如此如此。康觀察聽了。呆了一回道。別的不必說他。倒是這幾千銀子。一時那裏去找呢。劉吉甫一面笑道。一面從靴統裏頭。取出一個小小的靴頁。揀出兩張銀票。遞給康觀察道。承你老哥瞧我得起。咱們總算是個知己朋友。要是這點事兒。都不預先和你打算一下。那還算什麼朋友。康觀察接過銀票來。看時。只見齊齊整整的三千一張。二千一張。心上方才放心。便也隨口謝了劉吉甫幾句。劉吉甫哈哈的笑道。算了。不用客氣了。咱們如今就去討個信兒罷。說着。便催着康觀察套起車來。三個人一同到了一處地方。大家下車進去。裏面早迎出一個十六七歲的美少年。來生得粉面朱唇。細腰窄背。這個時候。正是十一月天氣。這少年穿着一件淡紫色緞子。捨獬皮袍。上面襯一件棗紅巴緞。四圍鑲滾的草上霜一字襟坎。肩頭上戴着瓜皮小帽。迎面釘着一顆珍珠光輝奪目。腳上薄底緞靴。一見了他們三個。便滿面添花的說道。三位老爺請裏面坐。把他們邀進一間絕精緻的書房。坐下先問了康觀察的名姓。便對着康觀察略略的把腰彎了一彎。好像要請安的樣子。劉吉甫連忙一

把。扯。住。道。康。大。人。是。自。己。人。不。必。客。氣。那。少。年。聽。了。回。起。身。來。也。略。略。的。朝。着。他。們。兩。個。點。一。點。頭。笑。迷。迷。的。口。中。說。道。你。們。兩。位。是。常。來。的。我。就。大。胆。放。肆。了。劉。吉。甫。連。忙。笑。道。老。佩。今。天。你。和。我。這。個。樣。兒。可。是。該。的。麼。你。把。我。們。當。起。客。人。來。了。快。快。的。請。坐。了。好。講。話。那。少。年。聽。了。微。微。一。笑。便。輕。輕。的。把。身。軀。一。扭。一。個。轉。身。便。坐。在。張。伯。華。下。首。那。轉。過。身。來。的。時。候。兩。面。的。衣。裳。角。兒。都。是。紋。風。不。動。真。個。的。一。身。身。段。圓。轉。非。常。那。少。年。坐。了。下。來。先。應。酬。了。康。觀。察。幾。句。劉。吉。甫。便。搶。着。說。道。老。佩。你。不。用。儘。着。應。酬。咱。們。今。天。的。到。你。這。裏。有。一。件。正。經。事。兒。要。和。你。商。量。說。着。便。把。自。己。的。椅。子。往。那。邊。挪。了。一。挪。緊。靠。着。那。少。年。身。旁。坐。下。低。低。的。說。了。一。回。又。招。手。兒。叫。張。伯。華。過。去。三。個。人。又。說。了。一。回。只。聽。得。那。少。年。笑。道。這。件。事。兒。交。給。我。就。是。了。劉。吉。甫。聽。了。大。喜。便。走。過。去。向。康。觀。察。要。出。那。一。張。一。千。銀。子。的。銀。票。塞。在。那。少。年。手。中。那。少。年。又。笑。道。咱。們。還。講。這。個。麼。劉。吉。甫。道。這。一。點。兒。算。什。麼。只。要。你。肯。和。我。們。幫。個。忙。兒。就。承。情。得。狠。了。那。少。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好。不。收。只。好。暫。時。收。了。再。說。你。們。也。不。必。回。去。吃。飯。省。得。來。來。去。去。的。費。事。就。在。我。這。裏。吃。頓。飯。等。一。回。兒。好。不。好。劉。吉。甫。聽。了。連。忙。答。應。又。跑。過。去。和。康。觀。察。附。着。耳。朵。講。了。幾。句。康。觀。察。自。然。歡。喜。看。官。你。道。這。個。美。少。年。又。是。

個何等樣人。就是在下做書的不講。列位看官料想心上也有幾分明白。原來這個少年是京城裏頭數一數二的紅相公。什麼叫做紅相公呢。就是那戲班子裏頭唱戲的戲子。這少年便是四喜班裏頭唱花旦的佩芳。京城裏頭的風氣。一班王公大人。專逛相公。不逛妓女。這些相公也。和上海的倂人一樣。可以寫條子。叫他的局。可以在他堂子裏頭擺酒。無論再是什麼王侯大老。別人輕易見都見不着的。只要見了這些相公。就說也有笑。也有好像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般。成日成夜的都在相堂子混攪。那窩子裏頭揀直沒有一個人去的。就是難得有一兩個愛逛窩子的人。大家都說他下流脾氣。不是個上等人幹的事情。正是清歌妙舞伶工。傀儡之場。豪竹哀絲。太傅東山之宴。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鬧相公尙書中計

告病假巡撫歸田

且說劉吉甫同着張伯華和康觀察。在佩芳那裏吃了一頓便飯。佩芳囑付了康觀察許多說話。又教導了他許多禮節。這位康觀察雖然外面的儀表長得不錯。心上却狠有些兒糊塗。只聽着劉吉甫和佩芳兩個人的話兒。連連點頭。坐了好一回。只見一個小孩子飛一般走進來。向着佩芳做個手勢。道來了。來了。佩芳霍的立起身來。叮囑劉

吉甫。同。着。康。觀。察。寬。坐。一。回。等。會。兒。再。來。叫。你。說。着。便。忽。忽。的。去。了。康。觀。察。同。着。劉。吉。甫。張。伯。華。悶。坐。在。書。房。裏。頭。連。一。聲。兒。都。不。敢。响。只。聽。得。裏。面。嘻。笑。說。話。的。聲。音。足。足。的。等。了。半。天。只。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走。了。進。來。口。中。說。道。請。康。大。人。快。些。進。去。劉。吉。甫。聽。了。連。忙。推。着。康。觀。察。立。起。身。來。叫。他。進。去。康。觀。察。是。已。經。習。過。儀。注。的。心。上。雖。然。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勁。兒。却。自。己。拿。定。了。心。放。大。了。胆。子。一。步。一。步。的。走。過。了。一。層。院。子。院。子。裏。面。另。外。還。有。三。間。精。室。聽。得。上。首。一。間。屋。內。有。個。老。頭。兒。的。聲。氣。在。那。裏。和。佩。芳。講。話。佩。芳。一。面。笑。一。面。講。道。你。管。了。這。個。吏。部。不。論。京。外。各。官。都。要。在。你。手。裏。選。出。來。的。是。不。是。佩。芳。說。罷。只。聽。得。那。一。個。老。頭。兒。也。笑。着。說。道。這。個。自。然。佩。芳。道。可。惜。我。只。會。唱。戲。不。會。做。官。如。今。我。有。個。親。戚。是。個。進。京。候。選。的。道。員。要。想。拜。在。你。的。門。下。托。你。照。應。他。些。說。到。這。裏。便。咳。嗽。一。聲。康。觀。察。聽。了。連。忙。搶。進。房。門。劉。吉。甫。也。跟。着。進。去。舉。眼。看。時。只。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穿。着。一。身。半。新。不。舊。的。衣。服。方。面。大。耳。一。部。花。白。鬚。鬚。正。攬。着。佩。芳。坐。在。身。上。說。笑。忽。然。抬。起。頭。來。見。他。們。兩。個。人。平。空。的。走。到。面。前。心。上。十。分。詫。異。正。要。開。口。問。時。康。觀。察。早。疾。趨。而。進。雙。膝。跪。下。叩。首。有。聲。劉。吉。甫。也。跟。着。一。同。跪。下。都。在。靴。統。裏。頭。取。出。手。本。來。恭。恭。敬。敬。的。遞。上。去。那。老。頭。兒。

見了他們兩個這般模樣。摸不着頭腦。連忙推開佩芳。想要立起身來。不料佩芳緊緊的一把拉了他的鬚子。對他說道。你不要慌。這就是我的親戚。他要拜你做個老師。你就收了他罷。那老頭兒聽了。睜着眼睛。一時講不出話來。佩芳早伸出手去。接了康觀察和劉吉甫的手本。又把康觀察手內的一個紅封套。接了過來。抽出三千兩銀子的。一張銀票。不由分說。竟替那老頭兒揣在懷中。口中笑道。這是人家孝敬你的。贄敬這一陣播弄。竟把那老頭兒播弄得目瞪口呆。呆開口不得。定了一回神。方才說道。這個使不得。剛剛說了這一句。佩芳接上去。說道。有什麼使不得。你不用累贅。只收了就是了。我在外面已經和他們講明白了。你不答應。就是我的臉皮。原來這個老頭兒就是現任吏部堂官白禮仁白大人。這位白尚書。別的都沒有什麼。只有個愛頑相公的毛病兒。見了相公們。就如性命一般。一天不和相公在一起。也是過不去的。這個佩芳。更是他向日最得意的人。天天完結了公事。一定要到佩芳寓裏來頑的。如今見佩芳家裏平空的走出這兩個人來。明知道這兩個人。一定是買通了佩芳。要來走他的門路。心上想要翻轉臉來。喝令他們出去。一則佩芳撒嬌撒痴的。死纏着他。定要叫他答應。不好意思。一定怎樣。二則自己也是個一位大員。本來不應常在外面這般混鬧。萬一

個鬧了出來。自己身上。也有好些不便之處。更兼白尙書分明認得劉吉甫是本部的書辦。自己是個堂官。如今在這個地方。給他撞見了。臉上好像有些過不去的樣兒。一時間心上七橫八豎的。不得主意起來。只得對着佩芳說道。你這個孩子。不問什麼事情。專要這般的多管閒事。佩芳道。他們兩個都是我的親戚。怎麼又是我多管閒事呢。白尙書聽了。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得說道。你也不管是什麼東西。受得受不得。就這樣的混出主意。佩芳道。這是他拜師的贄敬。有什麼受不得。你們做官的人。拜老師送贄敬。是通行的。又不是你一個人算不得什麼大事。白尙書聽了。料想今天不答應是不行的了。又見康觀察和劉吉甫兩個人。還直挺挺的跪着。不敢起來。便道。你們且先起來。有話好說。二人聽了。方才立起身來。垂着手站在一旁。白尙書只隨隨便便的問了幾句話兒。佩芳便對着他們使個眼色。兩個人都會意。便請了一個安。退了出去。隔不多時。果然一道諭旨出來。浙江杭嘉湖道。就放了康觀察。康觀察自然歡喜。忙忙的預備謝恩。預備召見。忙了差不多有一個月。便到浙江去到任。事有湊巧。剛剛那位浙江巡撫常恆常中丞。雖然是一個旂人。却和康觀察家有些世誼。康觀察又放出渾身本事來。巴結這位常中丞。常中丞十分歡喜。格外照應。到任不多幾時。剛剛藩台調了江西。

常中丞又和這位臬台不合。就委康觀察署理藩司。康觀察忙忙的到任接印。心上十分得意。不想過了兩年。常中丞死了。康觀察就調了直隸天津河間道。做了兩年。康觀察不知怎麼的。又走了一個軍機大臣的門路。給了他一個密保。就升授了雲南按察使。康觀察嫌着雲南路遠。就又鑽營了個門路。調署江西布政司。也是康觀察的官運亨通。不到一年。就升補了湖南布政司。接着江西巡撫出缺。裏頭一班軍機大臣。知道康方伯江西的情形狼狽。就傳旨出去。把康方伯升授江西巡撫。康中丞在江西。足足的做了五年。忽然有個御史。參奏康中丞帷薄不修。官箴有玷。并且說他在天津道任上的時候。怎樣怎樣的放縱家屬。怎樣怎樣的敗壞倫常。要請皇上認真查辦。這個信息。傳到康中丞的耳朵裏頭。不覺又羞又恨。就有人勸他趁着這個當兒。告個病假。奏請開缺。隨後慢慢的再想法兒。康中丞聽了。心上還有些不決。剛剛那位軍機大臣。又打個電報給他。說近來參你的人很多。不曉得究竟是什麼原故。事關曖昧。又不便一定怎麼的和你深辯。不如暫時告病。以後再想法兒。康中丞得了這個電報。沒奈何只得立刻電奏請假。不一日。京城裏頭回電來了。準他開缺。康中丞只得快快的帶着家眷。回到江蘇。也不回無錫去住。在上海虹口買了一所高大精緻的洋房。自家住着。看

官。你道這個岔兒。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原來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時候。有兩位堂房姊妹。住在衙門裏頭。這兩位小姐的性情。却生得十分古怪。一天到晚。只知道同人頑笑。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康中丞手下的親兵。和抬轎的轎夫。碰着這兩位小姐。心上高興。也要和他們頑笑一回。康中丞雖有幾個妻妾。那幾個姨太太。只曉得爭風吃醋。大家鬧得個一塌糊塗。這位太太。又性情懦弱。彈壓不住。憑着這兩位小姐這般放縱。也不去管他們的閒事。這兩位小姐。見沒有人說他。索性兩個人都改了男裝。出去混鬧。也不知他們做的什麼事情。天津一府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兩位小姐的大名。這幾個連銜參奏康中丞的御史公。原是個翰林出身。都是淮安府人。總算是康中丞的大同鄉。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時候。這幾位太史公一同進京。路過天津。要想向康中丞借些旅費。康中丞一毛不拔。不肯應酬。如今這幾個寶貝。都考取了御史。想起不肯借錢的仇恨。便大家聯名參他一下。如今暫且按下。再說起這位康中丞來。自從告病開缺以後。原想略略的等過一年半載。再想法子去走京城裏頭的門路。不想事機不順。那位軍機大臣忽然得了一個急病。嗚呼死了。接着康中丞的後任春華中丞。爲着庫欸的事情。參了康中丞一下。說他辦事顛預。虛糜公欸。幸而沒

有什麼實跡。康中丞又已經離任。這件事情。便也成了爛案。康中丞經過了這樣的一來。一時找不起用的門路。只得緩了下來。這個時候。那兩位小姐。雖然已經出嫁。無奈天生成的薄命。嫁過去不到兩年。男人都一病死了。這兩位姑太太。不肯住在家裏。都搬回娘家來住。比以前鬧得更加利害。康中丞也不去管他。從來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兩位姑太太。鬧到後來。連那幾位康中丞的姨太太。也學起他們的樣兒來。成天的塗脂抹粉。扮得妖妖嬈嬈的。出去坐馬車。看夜戲。吃大菜。游花園。鬧得外面的名氣。沸沸揚揚。十分難聽。康中丞雖然有些知道。却也無可如何。只得縮着個頭。憑着他們去。怎生鬧法。上海的地方。原是天地間的一個極樂世界。康中丞雖然年過五旬。看着這些粉白黛綠的妖姬。過着那般酒地花天的日月。自然的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便自己也在嫖賭場中。混鬧起來。看中了個僧人。叫做王素秋。花了七千塊錢的身價。把他娶了回去。這個王素秋。也是個數一數二的。個中老手。那裏肯嫁康中丞。這樣一個拱肩縮背的老頭兒。本來原想借着他。湊個浴的。不想到了康中丞家內。康中丞寵愛非常。竟把他當個正室夫人一般。把家裏頭上。上下下的事情。一古腦兒。交給他一個人管理。真個是一呼百諾。要一奉十。不敢有一些兒違拗他的地方。正是。荀香何粉。

三千選佛之場。錦帳銀床。十二金釵之隊。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交代。

第七回

思恣浴名妓嫁衰翁

約空房家奴私愛妾

且說王素秋自從嫁到康中丞家。原想趁一個空捲了金銀珠寶。逃走出去。別抱琵琶。的想不到既嫁之後。康中丞待他甚好。又狠有些怕他。更兼看着那幾個姨太太的樣兒。成日的描眉畫眼。賣弄風騷。絕不像個好好的。人家。康中丞只當沒有這件事。兒說也不說一句。王素秋見了這般模樣。心中暗想。既然他不管閒事。樂得安安頓頓的。不用私逃。省得逃了出來。就驚受嚇。況且這樣舒服的日子。就是逃出去。也未必過得着。想定了主意。便索性拿出渾身手段來。牢籠這位康中丞。只把個康中丞騙得骨軟筋酥。心輪意服。漸漸的由愛生畏。起來一天一天的下去。一個成了篋。一個成了鐵。康中丞只要見了這位姨太太的面。就覺得有些毛骨悚然。王素秋又使出本事來。籠絡那幾位姨太太。大家面子上都十分要好。更兼他現在當家。那些姨太太都要到他一個人手裏來討生活。自然免不得大家都遷就他些。王素秋又拿着康中丞不心痛的錢。在衆人面上揮霍。不到一年。早已把康中丞公館裏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一班人。都取得伏伏貼貼。大家不怕康中丞。只怕這位姨太太。要是得罪了康

中丞。只。要。是。姨。太。太。喜。歡。的。康。中。丞。也。不。能。一。定。把。他。怎。樣。要。是。得。罪。了。姨。太。太。一。定。立。時。立。刻。的。發。作。出。來。康。中。丞。那。裏。敢。迴。護。康。中。丞。的。正。室。夫。人。穆。氏。本。來。和。康。中。丞。性。情。不。合。自。從。娶。了。這。個。王。素。秋。以。後。老。夫。婦。更。加。不。睦。也。着。實。吵。鬧。了。幾。場。穆。夫。人。賭。氣。不。管。事。兒。自。己。回。到。母。家。去。和。康。中。丞。音。信。不。通。好。像。毫。不。相。干。的。一。般。康。中。丞。也。自。由。他。不。去。理。會。王。素。秋。見。了。心。上。自。然。更。覺。得。意。漸。漸。的。自。己。也。做。些。曖。昧。事。情。出。來。只。瞞。着。康。中。丞。一。個。每。每。碰。着。心。上。不。高。興。的。時。候。便。坐。着。馬。車。出。去。看。戲。有。時。對。着。康。中。丞。只。說。到。親。戚。家。去。差。不。多。要。到。晚。上。一。兩。點。鐘。的。時。候。方。才。回。來。康。中。丞。還。只。說。他。是。個。正。經。人。那。裏。知。道。這。些。秘。密。康。中。丞。未。娶。王。素。秋。之。先。本。來。已。經。娶。過。四。個。姨。太。太。都。是。依。着。次。序。排。下。去。的。稱。呼。第。一。個。娶。的。就。叫。大。姨。太。太。第。二。個。娶。的。就。叫。二。姨。太。太。娶。到。王。素。秋。已。經。是。第。五。個。了。本。來。合。家。的。人。都。叫。他。五。姨。太。太。的。偏。偏。的。他。又。倚。着。康。中。丞。十。分。寵。愛。言。聽。計。從。硬。要。跨。過。這。幾。個。姨。太。太。的。前。面。去。逼。着。家。裏。頭。的。人。要。叫。他。大。姨。太。太。其。餘。的。幾。個。都。排。在。他。的。肩。下。衆。人。聽。了。自。然。不。敢。違。拗。只。得。聽。從。這。位。大。姨。太。太。平。日。之。間。本。來。最。愛。看。桂。仙。戲。園。的。戲。一。連。去。看。了。幾。次。就。看。上。了。武。小。生。柳。飛。雲。兩。下。眉。來。眼。去。的。狠。有。幾。分。意。思。倒。是。柳。飛。雲。知。道。他。是。康。

中丞的家眷。不敢造次。恐怕弄出事來。剛剛的事。有湊巧。康姨太太在馬戲場中看戲。又遇見了柳飛雲。也在那裏。康姨太太心中大喜。便對着他。搔頭作態。齟齬弄姿。做出十二分醜態。正在得意。不想那不知趣的老虎。偏偏又要撒起潑來。撒得他一臉一身。心上又羞又恨。那裏坐得住。只好急急的趕回來。恰恰的又遇着了康中丞做些鬼戲。不由得把方才一肚子的悶氣。都發洩到康中丞身上來。鬧了一回。康中丞再三自家認錯。便也只好罷了。心上却只想着那柳飛雲怎樣。怎樣的身段玲瓏。又怎樣怎樣的。穩容俊俏。一夜之間。顛顛倒倒。做了許多好夢。到了明天。便覺得一個身體軟哈哈的。抬不起來。康中丞不知道他害的是相思病兒。只道他當真有病。心上便著了慌。要叫人去請醫生調治。倒是這位康姨太太不肯。只說沒有什麼病。康中丞只得由他。還有那幾位姨太太。和那兩位姑太太。聽得大姨太太有病。便大家都來看他。康姨太太也免不得應酬一番。衆人在康姨太太房裏頭坐了一回。見康姨太太只是有些癩癩的樣兒。怕他心上厭煩。便都起身走了。康姨太太看着他們走出回廊。只有二姨太太一個人走得慢些。落在後面。剛剛走到屏門左近。只見一個少年家人。叫做陸升的。從外面走進來。見了二姨太太。便使一個眼色。二姨太太微微一笑。把嘴向左首一努。忽忽

的往外便走。那個少年家人搶前一步也隨後跟來。他們兩個人只顧調情忘其所以。那裏想到大姨太太在後面簾子裏頭看得十分真切。這個王素秋本來原是倌人出身。何等的精靈古怪。那一件事兒瞞得過他。看了他們兩個人這樣情形。不覺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心上算計了一回。暗想這件事兒若是換了別人也還罷了。這個二姨太太向來是和我面不和的。有時還要把我取笑幾句。只說我是堂子裏頭出身。他是個好人家的女兒。今天既然落在我的眼中。說不得要給他一個利害。想到這裏。猛然得了一個主意。連忙悄悄的叫進七八個娘姨大姐來。只說要到外面東廂房裏頭去拿東西。衆人聽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很詫異。有一個伶俐些的大姐。便開口說道。那東廂房裏面。收的都是些用不着的舊貨。人都不進去的。不知道大姨太太要去拿什麼東西。康姨太太聽了。嗔道。不用你多管。你們只跟着我悄悄的去。不許聲張。大家都輕輕的走。衆人聽了。大家都心中疑惑。却又想不出究竟是什麼事兒。只得依着他的說話。大家都跟着他。輕輕的走出去。康姨太太帶着衆人。一步一步的逕向方才二姨太太努嘴的地方走去。這個地方本來是堆放什物的一家大小的人。沒有事情都走不到這裏。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康姨太太一直走到東廂房的窗外。站

定脚步側耳聽時果然聽得有男女兩個人的聲音在那裏低低說話康姨太太聽了心中大喜便回過頭來對着衆人高聲說道你們都走進去說着便自己第一個輕移蓮步走進門來這一下子把這裏面的男女兩個人嚇得魂不附體渾身亂顫想要逃走時那裏逃走得掉康姨太太早已走了進來這兩個人沒奈何只得雙雙跪下口中只說我們該死那一班娘姨大姐出其不意的見了這般的一齣把戲大家也都目瞪口呆呆康姨太太却故意做出那一種十分驚駭的樣子口中說道怎麼怎麼你們兩個人這般大胆幹起這個把戲來你們難道王法都沒有的麼二姨太太跪在地下羞得兩頰通紅眼含珠淚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有陸升連磕响頭道大姨太太的明見家人方才不過和二姨太太說了幾句話兒不敢放肆大姨太太是看見的只求大姨太太開恩康姨太太故意怒道你這個大胆的奴才二姨太太是狠規矩的都是給你這個奴才引誘壞的說着停了一停道如今叫我怎麼樣呢你們還是出去請了老爺進來罷二姨太太聽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暗想若單是老爺知道了倒還沒有什麼好在沒有拿到什麼憑證但是這樣一來這件事兒就瞞不住的了要是合宅的人都知道以後還有什麼臉見人只得老着臉皮苦苦的求道我也是一時該死上了人家

的當。只。求。你。高。抬。貴。手。瞞。過。了。老。爺。不。要。叫。別。人。知。道。我。以。後。情。願。和。你。當。個。丫。頭。伺。候。你。一。生。一。世。說。罷。早。不。知。不。覺。的。掛。下。淚。來。陸。升。見。了。這。般。光。景。也。連。連。的。在。地。下。磕。着。响。頭。求。饒。那。班。娘。姨。大。姐。都。是。和。陸。升。要。好。的。見。了。他。們。兩。個。人。形。景。可。憐。便。不。約。而。同。的。大。家。替。他。告。饒。只。說。大。姨。太。太。抬。一。抬。手。饒。了。他。們。如。若。以。後。再。敢。這。般。再。請。老。爺。定。奪。也。是。大。姨。太。太。的。一。件。陰。鷲。康。姨。太。太。本。來。知。道。康。中。丞。的。脾。氣。不。過。爲。着。二。姨。太。太。和。自。己。有。些。齟。齬。如。今。借。着。這。件。事。兒。把。他。當。場。拿。住。一。則。自。己。做。個。好。人。二。則。從。此。以。後。就。好。借。此。挾。制。叫。他。不。敢。和。他。作。對。便。趁。勢。對。二。姨。太。太。說。道。快。些。立。起。來。有。話。好。好。的。講。我。們。都。是。自。己。姊。妹。何。必。要。做。出。這。個。樣。兒。來。只。要。你。們。以。後。諸。事。小。心。就。是。了。說。着。便。拉。了。二。姨。太。太。起。來。對。着。陸。升。說。道。還。不。起。來。給。我。滾。出。去。今。天。真。是。你。的。造。化。正。是。西。廂。待。月。未。妨。卓。氏。之。琴。巫。峽。行。雲。驚。破。襄。王。之。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素秋看戲軋姘頭

柳飛雲當場施絕技

且說康姨太太拉了二姨太太起來。又囑付自己同去的那幾個娘姨大姐道。這件事兒你們看在二姨太太分上。不准聲張。如若外面有人知道了風聲。我只和你們幾個

人說話。衆人聽了。只得齊聲答應。二姨太太羞得低着個頭。拾不起來。聽得康姨太太這般分付。只道他是好意。不由的心上十分感激。對着康姨太太撲的又跪下地。去康姨太太連忙一把拉住。攙了起來。口中說道。你再要這般模樣。就不成個自家姊妹了。二姨太太面紅過耳。低低的說了一聲多謝。又向那些娘姨大姐說道。對不起。你們衆位只好慢慢謝你們的了。看官。你道這位二姨太太。既然要做這樣的事情。爲什麼不秘密些兒。却這樣的粗心草率。康姨太太。既是有心去捉他的破綻。又爲什麼不肯聲張。難道還顧着康中丞的面子。不肯鬧出來麼。原來康中丞雖然做過封疆大員。家裏頭的家法。却是一些也沒有。這位二姨太太這樣的事情。也不止做了一次了。看得軋個把餅頭。弔個把膀子。沒有什麼希奇。就是這些娘姨大姐也都看得慣了。並沒有一些兒詫異的意思。好像是分內的常事。一般至於這位大姨太太的不肯聲張。却另外有個道理。在內。既不是衛顧康中丞的面子。也不是周全二姨太太的臉兒。却爲着這個陸升生。得俊俏非常。語言伶俐。康姨太太初嫁康中丞的時候。就狠喜歡這個陸升久。已存着個要鈎搭他的意思。倒是這個陸升有些蠍蠍螫螫的。不敢放肆。康姨太太見了這般光景。覺得自己畢竟還要留些身分。不好意思。一定怎樣去俯就他。

好在康姨太太的事情狠多。只轉了幾個念頭。也就罷了。如今無意之間。忽然見了陸升和二姨太太。這般如此。不覺心上有些酸溜溜的。吃起醋來。故意帶幾個人去。真。現。獲。的。捉。住。了。他。們。兩。個。却。又。胡。弄。着。不。肯。聲。張。一。則。好。在。陸。升。面。上。見。一。個。情。二。則。取。伏。了。二。姨。太。太。做。個。自。家。的。心。腹。這。也。總。算。是。天。從。人。願。一。舉。兩。得。了。閒。話。休。提。只。說。康。姨。太。太。自。從。在。馬。戲。場。回。來。之。後。心。上。只。想。着。柳。飛。雲。的。模。樣。覺。得。他。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無。一。不。好。便。故。意。到。桂。仙。戲。園。去。包。了。一。個。廂。對。着。康。中。丞。只。說。要。請。客。早。早。的。吃。過。了。晚。飯。重。施。脂。粉。再。畫。蛾。眉。頭。上。挽。着。一。個。嬾。粧。髻。疎。疎。的。幾。件。釵。環。身。上。換。了。一。身。素。羅。衣。褲。襯。一。條。元。色。紗。裙。足。下。又。換。了。一。雙。簇。新。的。挑。繡。弓。鞋。淡。粧。素。服。妖。豔。動。人。打。扮。好。了。又。自。己。在。鏡。子。裏。頭。照。了。一。會。坐。上。馬。車。一。直。到。桂。仙。戲。館。來。到。了。戲。館。走。上。廂。樓。案。目。呈。上。戲。單。來。康。姨。太。太。接。過。來。留。心。看。時。只。見。排。的。柳。飛。雲。的。戰。宛。城。康。姨。太。太。便。分。付。案。目。叫。挂。出。牌。去。要。點。柳。飛。雲。的。白。水。灘。案。目。答。應。一。聲。便。走。了。出。去。這。個。時。候。已。經。做。到。第。三。齣。了。正。是。小。喜。鳳。的。游。龍。戲。鳳。小。喜。鳳。本。來。是。上。海。數。一。數。二。的。有。名。花。旦。扮。了。酒。店。裏。頭。的。李。鳳。姐。和。那。老。生。去。的。正。德。皇。帝。兩。個。人。眉。來。眼。去。賣。弄。風。騷。看。的。人。一。個。個。都。齊。聲。喝。采。康。姨。太。太。是。醉。翁。意。不。在。酒。便。只。當。

沒有看見的一般。只低着個頭。一言不發的。在那裏想他自己的心事。等了一回。柳飛雲的白水灘上場。康姨太太眼睜睜的。看着台上。目不轉睛。要看柳飛雲的身段。一回兒。手鑼一响。繡簾開處。柳飛雲迅步登場。只見他戴一頂攢花簪。笠着一件織金元緞夾衣。裏面襯着一身品藍衣褲。胸前繞着白絨繩蝴蝶扣兒。面上搽着血點一般的胭脂。畫着長長的兩道眉毛。俊眼流波。雙眉入鬢。身材夭矯。抬步從容。面貌本來生得十分俊俏。再襯着這樣的一身結束。越顯得蜂腰猿臂。鶴勢螂形。這柳飛雲聽得康公館的姨太太點他的戲。心上早知道了。八九分連忙結束登場。先抬起頭來。一看。就對着康姨太太飛了一個眼風。康姨太太也笑吟吟的和柳飛雲使個眼色。兩個人四只眼睛。你來我往。一去一還。烟烟燦燦的好似電光一般。滿場飛舞。抬下那一班看戲的人。也有幾個老上海。看出他們兩個弔膀子的情形。却都是事不干己。那個去管他們的閒事。這個柳飛雲見康姨太太有意弔他的膀子。越發放他全副的精神來。那打倒青面虎的一場。一條棍棒。耍得就如風車兒的一般。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使得個風雨不透。臨了兒。更格外添出許多解數。翻出許多筋斗。只聽得台下。一片喝彩的聲音。把一個康姨太太。看得眼花撩亂。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一時間再也合不攏來。到了那

吃緊的時候。康姨太太連忙在身上掏出一大卷鈔票。也有五塊一張的。也有十塊一張的。舉起手來。竟是往枱上一擲。剛剛這個時候。柳飛雲收住棍法。回轉頭來。對着康姨太太。微微一笑。便大踏步走進後枱去了。不多時。白水灘已經完了。柳飛雲換了便衣上來。謝賞見了康姨太太。深深的請一個安。垂着手。規規矩矩的站在旁邊。康姨太太想要和他說幾句話。兒覺得心上好像有許多話。兒一時却想不出來。不由得俊眼斜睇。紅雲上頰停了好一回。方才說出一句話來。道：「你到上海有幾年了？」柳飛雲又請一個安。道：「小的到上海兩年了。趁着請安下去的時候。柳飛雲的右手早在康姨太太的一雙腳尖兒上碰了一下。康姨太太回頭一笑。脈脈含情。兩個大姐本來是和康姨太太一路的。見了他們兩個人。這般形景。便對康姨太太說道：「我們回小房子去罷。這一個大姐聽了。便道：「我還有事。等一回兒。就來你跟着大姨太太先去。康姨太太聽了一言不發。只點一點頭。對着柳飛雲把眼一瞟。立起身來。就走那一個大姐。見康姨太太走了。便同着柳飛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鬼鬼崇崇的打了一個轉身。便把他一直領到新馬路口的一處地方。悄悄的在後門進去。柳飛雲雖然色胆如天。到了這個時候。也由不得心上有些心驚胆戰。起來到了門內。轉過前堂。走上扶梯。直到一間房內。

却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柳飛雲舉眼看時，只見是一所兩樓兩底的洋房，起造得十分小巧精緻。房間裏頭都是些外國器具，一色雪白，耀得人奪目生輝。正中間擺着一張鍍床，也掛着雪白的冰綃帳子，點着兩盞紗罩自來火燈，照耀得滿房內燈光爛爍。柳飛雲正在打量，早聽得帷後弓鞋細碎的聲音。康姨太太扶着一個大姐的肩膀，慢慢的走出來，已經換了一身家常衣服。春山搥翠秋水，橫波神彩，飛揚丰姿，婀娜柳飛雲早已看得呆了。康姨太太走出來，對着柳飛雲微微的一笑。柳飛雲搶步過去，直到康姨太太身旁，又請了一個安。道姨太太的恩典，康姨太太一把拉了柳飛雲起來，笑道：「你請安叩頭的，混鬧些什麼？我難道是叫你來請安的麼？說着，便又回過頭去，一笑。柳飛雲到了這個時候，就口饅頭，豈有不吃的道理？自然也要放肆起來。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男兒身，手解數非常；一個是中婦妖嬈風情，如許自然的巫峽雲癡，銀河水滿，顛倒鴛鴦之字，迷離蛺蝶之魂，與別人的尋常歡會大不相同。到了明天，柳飛雲恐怕有人知道，一早起來，悄悄的溜了回去。康姨太太慢慢的起來梳洗，梳好了頭，便同着兩個大姐，坐着東洋車，到他一個結拜姊妹的公館裏頭。大家說了一回閒話，方才坐着自己的馬車回去看官。你道康姨太太在外面住夜，康中丞爲什麼竟不疑心，原來

康姨太太自小兒墮落平康。原沒有什麼父母姊妹。只不過有幾個結拜姊妹。都是把勢裏頭的。僧人也有已經嫁人的。也有還做生意的。自從嫁了康中丞以後。便說和這幾個人。本來都是親戚。硬要和他們來往。康中丞也不敢攔他。只要有了什麼意中人。要在外面住。夜對着康中丞。就說是到親戚家去。要住過一夜。方才回來。自己坐着馬車。先到個已經嫁人的結拜姊妹家裏。便打發馬車回去。明天十二點鐘。再叫馬車來接那班堂子裏頭出身的人。那裏有什麼好貨。雖然嫁了人。大家原都是打成一路的。康姨太太這般做。不過是瞞瞞外人的耳目罷了。至於那個馬夫。本來原在四馬路馬車行裏頭的。一向做堂子裏頭的生意。和康姨太太也有些不明不白。見了康姨太太。這樣藏頭露尾的行徑。心上雖然明白。那裏肯直說出來。樂得借着這個由頭。向康姨太太借幾個錢。敲些竹槓。兩個大姐都是在堂子裏頭帶來的。自然是一路上的人。只瞞着康中丞一個。那幾個姨太太裏頭。也有兩個是堂子裏頭的僧人。看着康姨太太的行爲。心上雖然有些疑惑。却想着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拿不着他的憑據。那個肯來做這樣的空頭冤家。更兼自己身上也都有些不明不白的勾當。做賊心虛。也不來管別人的閒事。只有那位二姨太太。心直口快。對着康姨太太說話的時候。未免有

些含着皮包着骨頭的話。所以康姨太太使出手段來。先取伏了這位二姨太太。叫他以後非但不敢再說什麼。並且不得不和他一路。這也是康姨太太的一片深心。一番辣手了。按下不提。只說康中丞的那兩位堂房妹子。自從守寡之後。越發的風流放蕩。起來。天天的跑馬車。游張園。只要遇見了個清俊些的少年子弟。就使出那鈎魂攝魄的手段來。勾引他。更兼這兩個寶貝。衣裝華麗。態度風流。那一種嬌嬈蕩佚的樣兒。真個比堂子裏頭的倌人。還要勝過幾分。就是他。不弔別人的膀子。別人還要來尋着他們。何況又是這樣的兩個頭等名角。只引得那些滑頭子弟。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大家都想他們的念頭。正是文姬新寡。群登子反之床。卓氏私奔。誰有相如之渴。要知後事如何。但看下文交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八集卷之三

第九回 聯美眷蕩子迷香

破溫柔滑頭潑醋

且說貢春樹自從到了上海之後。和金小寶久別重逢。自然的枕上風情。衾邊繾綣。比往常加了幾分。金小寶這個時候。本來除了牌子。不做生意。便勸他索性搬到惠秀里來住。貢春樹見金小寶雖然還有幾個熟客。在他那裏來往。小寶却不大應酬。更兼小寶的房間不止一個。便也樂得應承。夜夜偎香。朝朝倚玉。兩個人十分相愛。百倍纏綿。章秋谷也常常的到金小寶那邊。和他們兩個人講講那些花叢裏頭的典故。堂子裏頭的事情。却也並不寂寞。轉瞬中秋已過。又到重陽。露冷羅衣。風吹冰簟。章秋谷又回到常熟家裏頭去了一蹵。只住了半個月。便又托着事故。重到上海來。貢春樹在金小寶那裏住了差不多兩個月。狠有些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這一天。貢春樹飯後無事。便信步踱到馬路上來。轉過大新街。想要到久安里陸麗娟那裏去看章秋谷。正走過大觀樓門外。忽聽得樓上有許多人的聲氣。在那裏紛紛擾擾的亂鬧。亂嚷。又夾着有人哈哈大笑着。聲音也不知在那裏鬧些什麼。貢春樹本來也是個少年好事的人。聽了樓上這般熱鬧。不知不覺的就想上樓看看。是件什麼事情。便走上樓去。舉眼看時。

只見有十餘個油頭滑腦的少年都坐在靠着樓梯的幾張棹上口中都在那裏夾七夾八的亂嚷另有一個少年低着頭坐在那裏不敢出聲有一個滑頭滑腦的少年頭上刷着一轉一寸多高的劉海髮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縐紗夾衫元色實地紗馬褂指着那少年的臉大聲說道你可知道圖姦寡婦是個什麼罪名你好好的寫下一張伏辨來我們便將就些兒放你回去如若不然我們就要對你不起把你送官究治了那坐着的少年聽了只是一言不發連頭都不敢抬起來衆人見他並不開口便大家亂嚷道你不用在這裏裝聾做啞的就是裝聾做啞也不中用又一個人大聲道你們不用和他講理先把他送到捕房裏去押起來再說那少年聽了他們說得這般利害只得抬起頭來正要和他們說話却一眼早看見了貢春樹不覺喜出望外連忙叫道春樹兄你來得正好請來和我評評這個理兒貢春樹聽了口音甚熟就吃了一驚連忙看時原來果然就是他的兩姨表弟楊慕陶貢春樹見了便走過來問他爲了什麼事兒這般模樣楊慕陶正要開口早見坐在他上首的一個少年立起身來睜開兩眼對着貢春樹喝道你是什麼人敢來管我們的閒事快給我閉了嘴兒不用多事貢春樹見他這樣的蠻橫無理心上不由得就生起氣來冷笑道我和他是親戚問一聲也不

要緊。何必做出這個樣兒來。那個少年聽了，不覺心中大怒，搶近身來，把貢春樹劈胸一推。貢春樹不會防備，被他推了一個躡踵，幾乎跌倒。心上十分憤怒，只得說道：「好好的講話，怎麼平空就動手動腳起來。難道沒有王法的麼？」那少年聽了，又喝道：「我就是沒有王法，你又怎麼樣呢？你再在這裏蠅蠅螫螫的，今天就打了你這個飯桶。也沒有什麼稀奇，貢春樹聽了，不覺鼻端出火，心上生烟，正要發作，忽然轉一個念頭，道：「不好，他們這班流氓，都是些無法無天的寶貨，更兼他們人多，我只得一個人吃了他們的，眼前虧却到那裏去。」翻他們的，本只好暫時忍住了，去把章秋谷找到這個地方來，給他們一個利害，也叫他們曉得我不是個好欺的人，想着便忍氣吞聲，也不開口。回過身來，往下便走，只聽得那一班流氓，大家拍手笑道：「像他這樣的，一個飯桶也要想來管我們的閒事，貢春樹雖然聽得，却也無可如何，只得裝作沒有聽得的一般。」往前急走，逕到久安里來尋章秋谷。這且按下不題，看官，你道這個楊慕陶，是何等樣人。這件事情，究竟是怎麼的一個緣故，待在下做書的慢慢的演說出來。原來這個楊慕陶，本來是上海本城人氏，和貢春樹是姨表兄弟，却生得目秀眉清，唇紅齒白，和貢春樹的面貌，狠有些兒相像。上海地方本來是個繁華世界，極樂洞天，楊慕陶幼年喪父。

沒有人管束他。成天成夜的。只在嫖賭場中。混攪攪得久了。學着那一班滑頭少年的習氣。一天到晚。只曉得到處看看女人。弔弔膀子。沒有一些兒正經事情。偏偏的這個楊慕陶。又是個色中餓鬼。只要看見了個面貌好些的婦女。一定要千方百計鑽頭覓縫的去轉他的念頭。以前章秋谷和貢春樹初到上海的時候。楊慕陶也同在一起。吃過幾拾花酒。後來秋谷見他滑頭滑腦的。滿嘴大話。一身油氣。覺得有些可厭。便不狠和他來往。楊慕陶見了秋谷。却倒十分敬重。加倍恭維。秋谷有些不好意思。便也只好淡淡的應酬應酬他。貢春樹聽了秋谷的話兒。便也和他不甚親熱。好在楊慕陶的朋友狠多。也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只顧忙忙碌碌的。趕他自己的正經。到了夏天。也一般的同着一班朋友。天天坐着馬車。到張園去乘涼。借着這個乘涼的名兒。施展他那弔膀子的手段。這一天。恰逢七月七夕。又正是禮拜。張園的園主人。定做了幾套雙星渡河的燄火。在園裏頭施放。這一天晚上的人。果然來得十分擁擠。楊慕陶也同着幾個朋友。同到張園。楊慕陶的意思。原不是專為要看燄火來的。便先往草地上四周圍轉了一回。仔仔細細的打量那班來的女客。覺得雖然一個個粉豔脂香。描眉畫鬢。却都是些平常材料。沒有什麼出色的。在裏頭正要回身坐下。忽然鼻孔中間聞着一

股素馨花露的香味。順着風直颺過來。接着兩個淡粧少婦。手攬手兒的走過來。恰恰在楊慕陶身旁擦過。楊慕陶急忙仔細看時。只見這兩個人體格苗條。腰肢嫵娜。一身香豔滿面。春情雖然燈光烟燦。又在樹陰底下。看得不狠明白。却覺得面粉口朱芳芳。竟體兩個人一面走着一面低低的講話。也不知講些什麼。楊慕陶見了這樣的兩個尤物。不覺筋酥骨醉。意亂神迷。不由的口中吱的一聲打了一個哨子。那兩個少婦本來低着頭走過去。沒有留神。楊慕陶這個人如今聽了這一聲哨子。自然不期而合的一齊都回過頭來。兩對秋波注在楊慕陶身上。細細的一看不覺也都呆了一呆。對着楊慕陶。嫣然展笑。楊慕陶是個風月叢中的老手。見了他們這般模樣。便斜着眼睛。瞟了他們一眼。把手中的一方白絲巾。朝着他們輕輕的颺了幾颺。那兩個少婦見了。又是微微一笑。轉過身來。走到草地。揀了一個僻靜些兒的地方。兩個人雙雙坐下。楊慕陶不分好歹。跟在他們身後。也緊緊的靠着他們兩個的身旁。揀張椅子坐下。那張園到了夏間放燄火的時候。便把棹子椅子都搬在安壇第外草地上。預備來的客人。好坐着看放燄火。那草地上沒有燈火。都是黑沈沈的。雖然有一兩盞電燈。却也照得隱隱約約的。不狠清楚。楊慕陶趁着這個當兒。涎着臉兒。便和這兩個少婦說話。一面說。

着。却。覺。得。心。上。突。突。的。跳。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那。兩。個。少。婦。起。先。只。微。微。的。笑。不。去。理。他。後。來。也。漸。漸。的。回。答。他。一。兩。句。一。回。兒。放。起。燄。火。來。那。明。火。的。光。芒。照。耀。得。滿。園。裏。就。如。白。晝。一。般。楊。慕。陶。趁。着。這。個。光。線。又。細。細。的。打。量。這。兩。個。少。婦。越。顯。得。山。眉。水。眼。粉。頸。香。肩。腰。細。驚。風。鬢。低。歛。霧。兩。個。少。婦。見。楊。慕。陶。細。細。的。看。他。便。也。抬。起。兩。雙。俊。眼。也。細。細。的。看。楊。慕。陶。男。看。女。如。出。水。芙。渠。女。看。男。如。臨。風。玉。樹。三。心。相。印。六。目。偷。窺。三。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竟。看。得。呆。了。連。那。放。的。燄。火。是。怎。麼。的。一。個。樣。兒。也。沒。有。看。見。那。兩。個。少。婦。坐。了。一。回。和。楊。慕。陶。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兒。立。起。身。來。先。走。楊。慕。陶。慢。慢。的。跟。在。後。邊。這。也。總。算。是。楊。慕。陶。的。修。來。豔。福。左。擁。右。抱。一。箭。雙。鵰。雙。開。姊。妹。之。花。並。織。鴛。鴦。之。錦。這。些。媒。襲。的。事。情。在。下。做。書。的。也。不。來。細。細。的。說。他。只。說。楊。慕。陶。自。從。那。一。天。以。後。知。道。這。兩。位。寶。貝。就。是。那。位。江。西。巡。撫。康。己。生。康。中。丞。的。堂。房。妹。子。上。海。灘。上。有。名。的。康。姑。太。太。心。上。十。分。得。意。差。不。多。天。天。都。在。張。園。裏。頭。和。這。兩。位。康。姑。太。太。相。會。到。得。後。來。索。性。明。目。張。胆。的。三。個。人。同。坐。一。車。招。搖。過。市。連。人。也。不。避。了。就。是。這。樣。的。過。了。幾。時。這。一。天。楊。慕。陶。同。着。這。兩。位。康。姑。太。太。在。小。房。子。裏。頭。過。了。一。夜。直。到。明。天。十。二。點。鐘。三。個。人。方。才。起。身。梳。洗。猛。然。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有。幾。個。人。在。

外面叩門叩得那門上的聲音就如擂鼓一般。康姑太太叫過大姐下去問時，外面只說我們有要緊事兒來請楊少爺的那大姐聽了，便把門開了，讓他們出來。那知剛把門開得一扇門外，早擁進七八個少年男子來，身上都是長袍短褂的，穿得十分齊整。擁進大門不由分說，一個個就往樓梯上跑。那開門的大姐見了他們這樣知道事情不好，連忙要想攔住他們，那裏攔得住？只急得那大姐口中亂叫說：「遲那時快，這一班少年男子早走上樓梯，闖進房間。」楊慕陶出其不意，那裏躲閃得及？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兩個人正在對鏡梳頭，一眼就看見了這幾個人走進房來，心上吃了一驚，不由的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這一班少年男子裏頭有兩個爲首的，對着康姑太太冷笑一聲，正是名花並蒂，猖狂昨夜之風，翡翠雙棲，惆悵三珠之樹。要知後事如何，下文交代。

第十回

鬧茶樓楊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圍

且說康姑太太見了那幾個少年男子，不由分說，一直闖進房來，心上十分着急，口中說不出話來。有兩個爲首的男子，看着康姑太太冷笑一聲，道：「你們三個人倒得意得狠，康姑太太聽了，只低着個頭，不敢開口。」楊慕陶見了他們聲勢洶洶的，更覺摸頭不

着。只見衆人向着他高聲喝道。你是何等樣人。竟敢擅入人家。圖姦寡婦。今天被我們真贓現獲的捉住了。看你可還有什麼法兒。楊慕陶聽了。一時不敢開口。又不知道這一班寶貝。究竟是康姑太太的什麼人。只眼睜睜的。看着康姑太太的臉。要看他說出什麼來。那裏知道這兩位康姑太太。都紅着個臉。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楊慕陶見了這般模樣。心上也不由得有些着急起來。又見衆人都搶步過來。對他喝道。你幹了這樣的事情。究竟打算怎麼的一個主意。難道想就是這樣的過去不成。楊慕陶聽了。沒奈何。只得說道。我又不認得你們。衆位是這裏的什麼人。叫我打算什麼主意呢。況且這裏又不是我的地方。不過我和他們是親戚。有時常常來往。就是了。你們衆位方才說的什麼圖姦婦。擅入人家。那裏有這樣的事情。你們衆位不信。只顧問這裏的主人。就是了。那一班人不等楊慕陶說完。大家都哈哈的笑道。你這樣掩耳盜鈴的說話。想瞞那一個你說。只顧問這裏的主人。如今兩個主人都在這裏。你自己去問一問。究竟你和他們是什麼親戚。等他們自己講就是了。楊慕陶聽了。心中大喜。便走過來。對着康姑太太說道。這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只請你們當着他們的面。講個明白。省得他們這般囉唆。傳說出去。在你們面上也不好聽。

在楊慕陶的心上。以爲康姑太太一定是幫着自己一邊說話的。那裏知道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聽了楊慕陶的這番說話。兩個人都把頭一低。紅潮。暈。頰。默默。無。言。楊慕陶見了。心上十分着急。便又逼着問道。怎麼你們兩位都不肯開口。這是個什麼原故呢。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聽了。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只低着個頭。還是給他一個不開口。楊慕陶到了這個時候。看了這樣情形。不由的又急又氣。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回轉身來。想要走下樓去。那裏走得脫。早被衆人拉住。口中喝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要想逃走。不要想昏了你的頭。老實和你講罷。你今天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你可知道是什麼罪名。我們如今好好的和你講話。還是留你的臉兒。如若不然。我們竟把你綱綁起來。送官追究。你又有什麼法兒呢。如今我們倒留了你的臉兒。你倒這樣裝腔做勢的。不肯自家服罪。還要滿嘴混說。什麼親戚不親戚。你難道到了公堂上。也敢這樣的胡說不成。楊慕陶聽了。心上覺得七橫八豎的。狠有些兒胆小起來。呆了一回。只得說道。你們要我自家認錯。我就自己認個不是。就是了。衆人聽了。又大家冷笑幾聲。道。你說得容易的話兒。難道這樣一件事情。就是這般輕輕易易的認個不是。就過去了。不成。楊慕陶着急道。剛才你們衆位自己說的要我自家服罪。如

今我認了不是。又說沒有這般容易。依着你們衆位的意思。要叫我怎麼樣呢。衆人道。也不要你怎麼樣。只要你自己親筆寫個伏辨。只說不合圖姦寡婦。擅入人家。今自己悔過。以後如敢再犯。願甘治罪。正說到這裏。衆人裏頭有一個人高聲說道。慢些慢些。這件事情。這般辦法。還不見得妥當。這個伏辨。也不過是個名色罷了。以後他就是再犯我們這班人。又從那裏去查考他。不如罰他一千銀子。叫他在伏辨上聲明。情願罰充公款。也好借此儆戒。儆戒他的下次。你們大家看怎麼樣。衆人聽了。自然大家都點頭道。好。便立逼着楊慕陶。要他寫這個伏辨。楊慕陶這個時候。雖然被他們攪得心上七顛八倒的。却究竟還有些兒主意。暗想。這一千銀子。倒還不必說。他我也不窮。在這千把銀子上。這個伏辨。是萬萬寫不得的。萬一個他們拿着了。這張伏辨。常常的來和我歪纏起來。却叫我怎麼樣呢。想着。便連連搖頭道。別樣事情。還好商量。這個伏辨。是寫不來的。我又沒有犯什麼法。爲什麼要我寫伏辨呢。衆人見他不肯。一個個都橫眉怒目的道。你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還說沒有犯法。如今我們也不來和你多講。且到茶會上去評個理兒。再說別的。說着。大家不由分說。七手八脚的。把楊慕陶推推擁擁的。拉着就走。楊慕陶還想康姑太太和他出頭講話。不料這兩位康姑太太平日之間。

說起話來。好像那會叫的畫眉。一般憑你什麼人也說他。不過不知怎麼的。到了這個時候。閉口無言。一個字兒。都說不出。憑着這班寶貝。在那裏夾七夾八的混鬧。只是不敢開口。楊慕陶見了。覺得心上十分納罕。却又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只得由着衆人。把他半推半搯的。擁下樓去。又見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男子走近康姑太太身旁。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兒。楊慕陶見了。心上甚是詫異。又不好去問他。只得同着他們。一同坐上東洋車。到大觀園來。大家紛紛擾擾的。鬧了一回。楊慕陶一個人那裏說他們得過。正在着急。忽然見貢春樹立在一旁。不由心中大喜。連忙叫住他。要想把這件事兒。告訴了他。請他幫一個忙。不料那班人不講道理。連貢春樹也碰了一個釘子。楊慕陶見了。着急非常。心上七上八落的。想不出個主意。看官。你道這班寶貝。到底是康姑太太的什麼人。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平空和陳慕陶爲難。康姑太太見了他們這幾個人。何以竟不敢開口。憑着他們去。這般混鬧。這是個什麼原故呢。原來這兩個爲首的少年。一個姓李。叫李洛卿。一個姓林。叫林柱甫。平日間。和這兩位康姑太太。也有些不尷不尬的首尾。自從康姑太太姊妹兩個。認得楊慕陶。以後山盟海誓。對影聞聲。未免和李洛卿。林柱甫。生疏起來。李洛卿和林柱甫。起先還不曉得是什麼原

故便細細的在外面探聽。方才知道這件事情。兩個人由妬生醋。由醋生恨。便大家商量着。要和楊慕陶爲難。李洛卿林柱甫這兩個人。本來是個破落戶的紳衿子弟。平日交接的朋友。不是流氓。就是滑頭。那裏有什麼好好的人物。聽了李洛卿和林柱甫的話兒。便如此如此的商議出一個法兒來。候着楊慕陶和康姑太太在小房子裏頭相會的時候。叫門進去。一直闖進房門。康姑太太雖然口角伶俐。驀然之間。見了這兩個人的臉兒。一時滿面通紅。騰挪不得。看着這時候。雨橫風狂的暴客。便是那時間。香溫玉軟的蕭郎。舊雨歸來。新人惆悵。憑着康姑太太的臉皮。再老些兒。也忍不住十分慚媿。一個是今日的畫眉夫婿。兩個是當時的傅粉郎君。真個是左右爲難。一身無主。你叫這兩位康姑太太。究竟幫了那一個的好呢。況且看着這李洛卿和林柱甫的模樣。聲勢洶洶。明曉得是他們和楊慕陶吃醋。吃出來的事情。自己若再要幫着楊慕陶的一邊講話。今天這件事情。一定要鬧出笑話來。雖然不怕什麼。究竟於聲名上有些妨礙。只好一言不發。憑着他們去糊裏糊塗的混鬧。在李洛卿林柱甫兩個人的心上。却也並不是一定要來捉什麼姦。不過和楊慕陶吃醋。想要出出氣兒。大大的嚇他一下。借此敲他一下竹槓。叫他知道了利害。以後不敢再來。好在楊慕陶雖然是個老上海。

却究竟還有些執袴子弟的習氣。不懂外面的世情。被他們一嚇。就嚇倒了。當下李洛卿和林柱甫兩個人。見楊慕陶入了他們的圈套。心中大喜。便越發揚威耀武的。要寫伏辨。要逼罰款。楊慕陶被他們逼得無可如何。正在心上二十四分的惶急。忽聽得樓梯聲响。貢春樹同着章秋谷兩個人。一前一後。忽忽的跑上樓來。楊慕陶見了章秋谷。不由得心中大喜。連忙高叫道。秋谷先生。請這邊坐。原來楊慕陶知道章秋谷生平好事。最喜歡和人排難解紛。見貢春樹同了秋谷上來。早已料定是貢春樹特地來請來的了。登時心上就放了幾分。只見章秋谷大踏步直走過來。對着楊慕陶。只把頭略略的點了一點。也不坐下。便大聲問道。你們在這裏鬧些什麼。爲着什麼事兒。快些和我講個明白。衆人見了章秋谷儀容俊偉。舉止軒昂。鳳目含威。長眉隱秀。料想這個人有些來歷。比不得別人。便也不敢得罪他。只大家眼睜睜的都看着章秋谷。一個看他說出些什麼來。楊慕陶聽得秋谷問他。便細細的把這件事情的始末。和秋谷說了一遍。却瞞過了和康姑太太相好的一段事兒。只說本來和康家有些親戚。今天偶然去看他們。就鬧出這樣的事來。秋谷聽了。心上早已明白。只微微的冷笑。口中說道。你的事情也不用瞞我。這個時候也沒有工夫和你多講。等回兒再和你說就是了。說罷。便

回過身來對着衆人說道。馬路有馬路的規矩。你們衆位在這裏鬧些什麼。衆人聽了。章秋谷的話風利害。大家都呆了一呆。李洛卿便勉強說道。我們有我們的事情。不與你相干。請你不用多管閒事。秋谷冷笑一聲道。天下人管天下的事。什麼多管不多管。況且千差萬差。旁人不差你們不分好歹。連旁人都得罪起來。這是什麼原故。正是韋耶無恙。春風之眉黛。新描舊雨。重來昨夜之星辰。如故。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大觀園流氓爭口舌

樂仁里名士見秋娘

且說章秋谷對李洛卿和林柱甫兩個人說道。天下的人管天下的事情。爲什麼不好管你們的閒事。況且你們既然叫人不要管你們的閒事。你們又爲什麼管他們的閒事呢。李洛卿和林柱甫聽了。呆了一回。方才說道。我們和康家是親戚。不得不和他幫個忙兒。秋谷冷笑道。康家的事情自有姓康的人出來說話。與你們什麼相干。李洛卿聽了一時回答不出來。停了一停道。這件事情本來原與我們無涉。是姓康的托我們出來說話的。秋谷又冷笑道。別樣事情托個旁人出來料理也還罷了。這樣的事情怎麼也托起旁人來。那有這般道理。如今這些話兒也不必說他。只問你們諸位把楊慕陶兄擠在這個地方是什麼意思呢。李洛卿和林柱甫聽了。便搶着說道。我們的意思。

也不是一定要他怎樣。只叫他寫一個悔過的伏辨。也就算了。秋谷不慌不忙的說道。爲什麼要叫他寫悔過的伏辨呢。林柱甫不等李洛卿開口。連忙說道。他圖姦寡婦。擅入人家。秋谷不等林柱甫說完。接下去問道。他圖姦寡婦。擅入人家。可有什麼憑據。衆人齊聲答道。我們都親眼看見的。我們這幾個人都是憑據。秋谷道。捉賊捉贓。捉姦捉雙。你們究竟有什麼實在的證據。沒有你們衆人嘴裏頭的話兒。是不能算憑據的。衆人見章秋谷駁得認真。大家都發怒起來。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跳起身來。一直搶到章秋谷面前。指手畫腳的說道。那裏跑出這樣的一個人來。也來多管閒事。我勸你還是省事些兒的好。如若不然。我們大家就要對你不起了。秋谷看了他們這一班飯桶。明曉得都是些沒用的東西。那裏把他們放在心上。站在那裏。屹然不動。一面大聲說道。你們對我不起。便怎麼樣呢。像你們這樣的一班飯桶。我要怕了你們。連上海灘上也。不用住了。衆人聽了章秋谷這樣的藐視他們。由不得一個個心中大怒。李洛卿倚着自己有些蠻力。便搶上一步。把秋谷劈胸一揉。口中說道。給我走你的清秋路罷。好個章秋谷。忙者不會會者不忙。略略的把身體一偏。右手接住了李洛卿的手腕。輕輕的一擗。擗得李洛卿阿呀一聲。接着又把他輕輕一推。李洛卿立脚不住。連連的往

後倒退。踉踉跄跄的。一直退到他自己坐的一張椅子上。方才坐下。秋谷冷笑道。這樣不中用也。來和我動手動腳。我好好的和你們講理。你們偏要和我動粗。你們有胆子的。只顧上來不要說你們這七八個人。就是再多些兒。我也不把你們放在心上。衆人見李洛卿吃了個敗仗。又聽秋谷這般說法。雖然一個個心中不服。却都不敢動手。章秋谷等了一回。不見他們開口。便又微微冷笑道。原來你們的本事。也不過這般。剛才又何必這樣的裝腔做勢呢。衆人聽了。都面上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來。林柱甫只得勉強說道。你老兄不必動氣。我們有話好好的講就是了。剛才原是他們一時性急。請你老兄原諒些兒。秋谷道。你們既要和我講理。我就和你們講理。你們有什麼話。只顧大家商議就是了。林柱甫到了這個時候。知道章秋谷不是好惹的人物。便恭恭敬敬的請他坐下吃茶。又請問秋谷的姓名。秋谷不耐煩和他多講。便道。如今閒話少說。據你們衆位的意思。究竟要楊慕陶兄怎樣。方才肯了結這件事情呢。林柱甫道。他做了這樣的事情。若就是這樣的放他過去。天下也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就是看在你老兄的分上。不要他寫伏辨。也要罰他拿出一筆錢來。算作罰款。方可了結這件事兒。秋谷聽了。不覺哈哈的笑道。算了罷。不用說了。這個事情辦不到的。據你們說起來。不過說

姓楊的圖姦寡婦擅入人家。你可知道律例上頭載得明明白白的叫做指姦勿論。就使到了公堂上也要本人到案指証明白。方才可以照例治罪。那裏有這樣糊裏糊塗。只憑着你們一面的話就好定案的道理。況且你們既不是在姦所捉獲的。又沒有什麼嫖狎嬉笑的情形。你們又何以知道他是圖姦寡婦。就一口咬定了他呢。章秋谷說到這裏林柱甫連忙說道。你這幾句話兒錯了他圖姦未成。當場捉獲。這是有憑有據。衆目共見的康家的人和他並沒有什麼首尾。你不要認錯了人。秋谷道。依着你們的話兒。竟算他是圖姦未成。當場捉獲。該應姓康的有人出來把他送官究治。和你們什麼相干。難道這樣的事情也好請旁人出來替代的麼。林柱甫和衆人聽了這一番說話。一個個面面相看。一言不發。秋谷又道。老實和你們講罷。就算姓楊的和康家的人有什麼曖昧不明的形跡。你們也不是可以出來講話的人。這樣的事情除了本夫之外。只有父母家長方才可以出來說話。就是兄弟至戚也不能多講一句話兒。你們一非本夫二非家長。怎麼好出來管人家這樣的事情。安知你不是有什麼意外的仇恨。挾嫌誣讎。借此報仇呢。我說句不怕你們見怪的話兒。像這樣的事情到了公堂上。只怕沒有斷定別人的罪名。先把你們幾個問個挾嫌生事。聚衆拆梢呢。你們可知道馬。

路。章。程。在。茶。坊。酒。肆。聚。衆。滋。鬧。是。外。國。人。最。恨。的。只。怕。到。了。那。個。時。候。你。們。想。要。就。是。這。般。太。太。平。平。的。過。去。也。是。不。能。的。了。依。我。的。言。相。勸。你。們。還。是。省。些。煩。碎。把。這。件。事。兒。就。是。這。樣。的。一。筆。抹。倒。一。槩。不。提。省。得。將。來。鬧。出。什。麼。亂。子。來。大。家。面。上。都。不。好。看。衆。人。聽。了。章。秋。谷。這。番。說。話。不。覺。大。家。目。瞪。口。呆。眼。看。着。一。塊。好。好。的。肥。羊。肉。已。經。到。口。平。空。走。出。這。麼。的。一。個。章。秋。谷。來。把。他。們。的。肥。羊。肉。從。口。中。搶。了。出。去。一。個。個。心。上。恨。得。要。死。無。奈。聽。着。這。番。說。話。又。是。實。在。不。差。本。來。這。樣。的。事。兒。原。只。好。騙。騙。楊。慕。陶。却。那。裏。騙。得。過。章。秋。谷。大。家。都。眼。睜。睜。的。看。着。秋。谷。的。臉。兒。要。看。他。究。竟。怎。樣。只。見。章。秋。谷。霍。的。立。起。身。來。對。着。衆。人。說。道。今。天。總。算。我。姓。章。的。出。來。排。解。一。場。這。裏。的。茶。錢。一。古。腦。兒。都。歸。我。給。就。是。了。說。着。從。身。上。掏。出。一。張。五。塊。錢。的。錢。票。放。在。桌。上。左。手。挽。着。貢。春。樹。右。手。拉。着。楊。慕。陶。口。中。只。說。一。聲。你。們。衆。位。不。要。見。怪。我。們。失。陪。了。一。面。說。着。大。踏。步。往。樓。下。便。走。衆。人。見。了。攔。又。不。是。不。攔。又。不。是。別。人。也。還。罷。了。只。有。李。洛。卿。和。林。柱。甫。更。加。着。急。兩。個。人。不。分。好。歹。搶。在。章。秋。谷。面。前。攔。住。去。路。林。柱。甫。陪。着。笑。口。中。說。道。請。略。停。一。步。我。們。還。有。話。講。秋。谷。微。笑。道。我。的。話。已。經。講。完。再。講。也。不。過。是。這。幾。句。話。兒。你。們。不。用。攔。阻。就。攔。阻。也。不。中。用。李。洛。卿。林。柱。甫。那。裏。肯。放。秋。谷。又。笑。道。你。

們不要這樣拉拉扯扯的馬路上鬪毆是犯規矩的等會兒鬧得巡捕來了我是有名片的只怕你們就要吃虧了說着放了貢春樹和楊慕陶兩手輕輕一分在章秋谷不過是用了一二分氣力李洛卿和林柱甫已經東倒西歪立脚不住沒奈何只得讓在一旁章秋谷回過頭來對着貢春樹和楊慕陶道你們都跟我來三個人大搖大擺的走下樓來竟沒有人敢再來攔阻秋谷剛剛走到門口早聽得樓上在那裏亂嚷亂罵嚷成一片章秋谷眉頭一縐便向貢春樹道今天這件事兒平空的被他們罵上幾句是你作成我的好生意春樹還沒有開口楊慕陶忙連連拱手深致不安道總是爲着兄弟的事情實在不安得狠要是今天沒有秋谷先生來和兄弟解這個圍那就了不得了秋谷也謙讓了幾句春樹插口說道他們的罵人就在那驢鳴狗吠一般那有這樣的工夫去聽他秋谷聽了一笑便同着他們兩個同到久安里陸麗娟那裏坐了一回楊慕陶千恩萬謝的說了許多感恩圖報的話兒秋谷道朋友的事情本來理應相助算不得什麼倒是你怎麼平空的會去弔上了這兩個寶貨的膀子楊慕陶聽了不覺面上一紅口中還想支吾秋谷笑道你不用瞞我你只和我從實細講就是了楊慕陶聽了知道瞞他不過便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又道這一班流氓也不知是他們

兩個的什麼人。他們見了那兩個爲首的人。好像狠有些怕他們的樣兒。秋谷聽了。早已心中明白。只微微一笑。也不開口。却對着楊慕陶說道。今天我的意思。要和你同去。見見你們那兩位貴相好。不知你答應不答應。他們既然和你要好。看着他們一班流氓。把你擁了出去。一定心上狠不放心的。你也該應去給他們一個信兒。省得他們心上記念。楊慕陶聽了。滿口答應。便同着章秋谷和貢春樹。一同到後馬路樂仁里二弄一個門口。楊慕陶叫秋谷和春樹略等一等。自己敲門進去。秋谷同春樹站在門外。等了一回。方才見楊慕陶走出門來。請他們兩個人進去。上了扶梯。走進房間。早見兩個淡粧少婦。嫵嫵婷婷的。立在門內。見秋谷和春樹兩個人同走進來。便朝着他們一笑。說了一聲。請坐。秋谷是本來認得這兩位寶貨的。現在不免又細細的把他們打量一回。見他們雖然差不多。都有三十餘歲。却還是細腰長腕。皓齒明眸。看上去也不過二十幾歲的樣兒。便把方才在大觀園的情形。略略的和他們說了一遍。又說據我看來。既然鬧了這個亂子。這個地方是住不得的了。還是換個地方。秘密些兒的好。萬一他們有心尋事。三更半夜的打了進來。雖然不怕他。却究竟面上去不去。正是徐娘半老。猶爲墮馬之粧。孫壽中年。尙作回風之舞。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便知分解。

第十二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甕

康己生中壽詠新臺

且說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聽了章秋谷的話兒。免不得也謝他幾句。一面偷轉秋波細細的打量他們兩個。看着這樣的兩個少年男子。一個是玉山朗朗華彩。非常一個是琪樹亭亭丰姿。照夜楊慕陶生得雖然俊俏。和他們兩個人立在一起。就覺得差了好些。康姑太太看了。又不覺心上。狠有些兒羨慕的意思。便把兩對秋波。只顧望着秋谷春樹這邊溜來。秋谷雖然看見。却故意別過頭去。和春樹說話。只聽得楊慕陶問着康姑太太道。方才那一班流氓。究竟是你們的什麼人。你們爲什麼都這樣怕他。康姑太太還沒有開口。章秋谷早接着講道。你這個人。真是有些糊塗。這班寶貨。那裏有什麼好人。無非總是大家賭氣賭出來的事情。你又何必去問他。康姑太太聽了這幾句話兒。不覺面上。一紅。低下頭去。楊慕陶聽了。也不覺恍然大悟。心中澈底皆明。暗想我這個人。怎麼這樣糊裏糊塗的。一時竟想不出來。章秋谷說了幾句閒話。便立起身來。對着康姑太太講道。他們那班人。都不是什麼好貨。今天吃了下風。一定要想着法兒來報復你們的。不如今天就把這幾間房子。還了房東。隨後慢慢的再找地方。覺得妥當些兒。你們的意思看怎麼樣。楊慕陶聽了。連連答應。康姑太太見秋谷同着

春樹立起身來要走。心上未免有情。明知道留不住的。只得起身相送。橫波一瞥脉脉含情。看着貢春樹。章秋谷兩個人出門走了。方才回身進來。果然聽着章秋谷的話兒。立刻把房子還了房東。有些動用器具。沒有安放的地方。便和房主人說明了。暫時寄放。好在房租已經付到月底。這些器具。暫時存放一下。也不要緊。料理了一回。又和楊慕陶說了幾句話兒。叫他在外面另尋房子。楊慕陶答應了。便起身先走。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館來。剛剛走到花廳。就聽得裏面有許多人的聲音。在那裏吵鬧。又夾着些女子的哭聲。康姑太太聽了。心上甚是疑惑。不知道鬧的甚麼事兒。便連忙趕過去看。走過一重院子。那吵嚷的聲音。直鑽進耳朵。裏來。聽得十分真切。只聽得大姨太太的聲音。在那裏哭着亂嚷道。你這樣的一把年紀。還是這樣的不要臉。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鬧。這還不必講。他如今索性連自己的媳婦也要拉拉扯扯起來。那裏還像個人家。我雖然是堂子裏頭出身。眼睛裏頭却從來沒有看見你們這樣的一家人家。不論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都是嘻嘻哈哈的。沒有一些兒規矩。一面說着。又有許多丫鬢娘姨的聲音。七張八嘴的勸道。大姨太太不要氣壞了自己的身體。有話好好的講。就是了。康姑太太聽了。見鬧得這般。

利害連忙走進去。看時只見那位大姨太太緊緊的一把揪住了康中丞的胸前衣服。把頭往康中丞身上亂撞。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口口聲聲的只說你把繩子來勒死了。我省得在你面前討你的厭。康中丞被這位大姨太太一陣的亂揪亂扭弄得沒了主意。只說你放了手。有話好好的講。如今做出這個樣兒來。給人家看了。算什麼樣兒。大姨太太那裏肯放。只滾得髻鬢散亂。粉黛模糊。那流下來的涕淚。連康中丞的花白鬚鬢上也沾了好些。身上的衣服更濕了一大斗七八個丫鬟。姨姨在旁邊拉着也拉不開來。康中丞雖然着急。却又無可如何。康姨太太見了這般模樣。心上狠有些怪着。大姨太太不該應鬧到這步田地。便搶步上去。一邊一個。拉開了大姨太太。捺他坐下。口中說道。什麼事兒。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且把這件事兒講給我們聽聽。大姨太太聽了。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來。含着一胞眼淚。告訴康姨太太道。他這樣的一把年紀。也是五十幾歲。將及六十歲的人了。還是這樣的沒正經。在別人身上也還罷了。自己的媳婦也和他眉來眼去的。做出那種賊形怪狀來。我看在眼睛裏頭。已經不是一天了。勸了他幾次。他只當沒有聽見。今天索性兩個人在內書房裏頭。動手動腳起來。我走進去說了幾句。他不但聽倒反和我橫跳一丈。豎跳八尺的鬧起來。你們想想。可

有這般道理。康姑太太聽了。正在沈吟。康中丞覺得臉上過不去。便連忙說道。沒有這件事情。我不過和二少奶奶說了幾句話兒。他一時看錯。就和我鬧起來。大姨太太聽了。又搶過來。拉着康中丞的衣袖。說道。你沒有這件事情。是我冤枉你的。我和你當天發一個誓好不好。康姑太太見了。連忙分開了大姨太太的手。勸他道。你不必這般生氣。凡事只好忍耐些兒。就算果然真有這件事情。你也不便這般吵鬧傳出。去給人知道。我們這樣人家。將來還有什麼臉。見人大姨太太聽了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只得說道。我的意思。原想不要鬧出來的。無奈我只說了一句。他倒瞪着眼睛。提起喉嚨。和我尋事。把我的氣提了上來。方才和他翻臉的。你們想想。究竟是我不是。還是他的不是。康姑太太道。自然是他的不是。那裏有派你不是的道理。但是這樣的事情。傳了出去。也沒有什麼好聽。還是好好的勸他。爲是大姨太太聽了。覺得這幾句話兒。說得不差。況且平日之間。大姨太太不怕別人。見了這兩位姑太太。心酸口辣。說又說得出。做又做得出。心。上。狠。有。些。餒。他。更。兼。這。件。事。情。仔。細。想。起。來。實。在。是。自。己。性。急。了。些。不該鬧得合府皆知的。便也只得點頭說好。康姑太太又安慰了他一回。又勸說了康中丞幾句。康中丞也沒有話說。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來。便問二少奶奶到那裏去了。康中丞道。他只說我們有意和他過不去。當時就坐着馬車。走回娘家去了。康姑太太想了一回道。這件事情不妥當。無論這個事兒的。有沒。有始終。沒有什麼憑據。回來他叫了娘家的人出來。和我們講起理來。只說我們污蟻他的名節。那時又該怎麼樣呢。康中丞聽了。也把手一拍道。這個話兒不錯。該應怎麼的一個說法呢。只好請你們兩位和我想個法兒的了。康大姑太太聽了。低着頭。沈吟一會道。據我看來。不如立刻派個人去。和他講明白了。說剛纔大姨太太的話兒。不是說他。他不要認錯了。一則過過他的面子。二則總算和他賠個禮兒。只要他面上過得去。自然也就罷了。康中丞道。這個主意雖然不錯。却派那一個去說呢。要是派個不會說話的人去。萬一個說僵了。更不好說着。想了一想。便對康姑太太說道。這個媒人。本來是你們二位做的。只好請你們兩位去走一蹣的了。康姑太太聽了。義不容辭。只得點頭應允。康中丞道。要去這個時候就去。要是遲到明天。他們那裏有人先來說話。我們這邊的話兒。就難講了。康姑太太聽了。便走回自己房間去。打扮了一回。兩個人坐着馬車。去了多時。方才回來。康中丞見他們來了。分外關心。連忙問他們怎麼樣。康姑太太笑道。費了我們兩個人許多唇舌。他們方才沒有話說。只說留他在家裏頭住上。

幾日再打發他回來。康中丞聽了，便立起身來，朝着他們兩個，深深打了一恭，口中說道：「一切費心得狠。」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見了康中丞這般形景，忍不住格格的，笑還了一個萬福道：「我們自己人，還說這個麼？」說着，坐了一回，便都走了出去。康中丞見房裏頭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個矮人，陪個不是。大姨太太起先背過臉去，不肯理他。康中丞左打一恭，右打一恭，口中說了許多軟話，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氣騙了下來，嗤的笑了一聲道：「你不用在我面前做這般的腔調，我不是喜歡這個樣兒的。」康中丞見他笑了，心上方才高興，便想出許多說話來騙他。大姨太太見他這樣的陪小心，便故意問他道：「你不要對着我花言巧語，你只和我實說，你和他究竟上過手沒有？」康中丞也故意裝糊塗道：「你問的是那一個？什麼？不上手？大姨太太冷笑一聲，又咬着牙齒，把一個指頭用力在康中丞頭上點了一點道：「你還要和我裝糊塗，難道今天我看得這樣的明白？你還要假裝乾淨麼？」康中丞也笑道：「你要說出究竟是那一個來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你如今只是含着皮包着骨頭的不肯說出來，叫我那裏想得到呢？」大姨太太聽了，氣得把頸項一扭，別轉頭去，口中說道：「你不肯和我講，你就賭個氣兒從此以後，不要和我講一句話。那一個

再。要。和。我。講。話。的。便。是。個。沒。志。氣。的。畜。生。康。中。丞。見。他。又。生。了。氣。便。連。忙。說。道。你。這。個。人。怎。麼。這。般。的。會。生。氣。和。你。說。一。句。頑。話。你。就。當。起。真。來。老。實。和。你。講。罷。我。和。他。雖。然。彼。此。有。些。意。思。只。不。過。大。家。講。幾。句。笑。話。罷。了。實。在。沒。有。別。的。事。情。你。不。相。信。咒。都。可。以。賭。得。的。大。姨。太。太。聽。了。知。道。不。是。假。話。便。道。還。說。是。世。代。鄉。紳。的。千。金。小。姐。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以。後。看。他。把。臉。放。在。什。麼。地。方。去。我。們。堂。子。出。身。的。人。只。要。嫁。了。人。倒。是。規。規。矩。矩。的。也。沒。有。他。這。般。輕。賤。康。中。丞。連。忙。朝。他。搖。手。道。和。你。說。了。你。又。這。般。混。鬧。請。你。少。說。幾。句。留。我。點。兒。面。子。罷。大。姨。太。太。聽。了。停。了。一。回。道。原。來。你。也。知。道。要。面。子。的。麼。如。今。第。三。個。新。媳。婦。差。不。多。又。要。進。門。了。你。再。去。扒。去。罷。急。得。康。中。丞。擺。手。頓。足。的。道。叫。你。少。說。兩。句。你。越。發。說。出。好。聽。的。來。了。正。是。河。水。新。臺。之。詠。老。子。風。流。牆。茨。中。篝。之。羞。佳。人。難。得。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卷三終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八集卷之四

第十三回 鬧花廳白晝敦倫

闖深閨黃昏驚夢

且說大姨太太自從和康中丞開了一回之後。康中丞陪了無數的小心。認了許多的不是。方才夫婦如初。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點要和第三個兒子娶媳婦。原來康中丞只生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女兒到八九歲上。就一病死了。如今只存兩個兒子。第二個兒子娶了媳婦。已經過了幾年。現在第三個兒子也長成了。便和他擇日迎親。裏頭的事情。都是大姨太太一個人料理。但是大姨太太本來是個堂子出身的倖人。嫁娶的規矩。那裏懂得。只得請了兩位姑太太來帮忙。外頭的事情。自有那一班走狗。和牠料理。鬧了幾天。到了吉期。康公館裏頭擺設得綠舞紅飛。花團錦簇。真個是笙歌匝地。燈火連雲。堂開玳瑁之筵。褥隱芙蓉之繡。那些官場商界的客人。紛紛擾擾的往來。不絕。一回吉期已到。一乘花轎。幾隊儀仗。把新媳婦娶了過來。一切坐床撒帳。交拜廟見的這些禮節。料想看官們也都懂得。用不着在下做書的來鋪排。只說康中丞見了這位新娶的媳婦。丰神活潑。體態嬌嬈。比那位二少奶奶。還要勝過幾分。更兼性情寬厚。待人和氣。真個是俊眼乍回春雲。偷展朱唇。未啓巧笑。先聞康中丞看了。便也十分得。

意。康中丞的這位公郎娶着了這般一個尤物。自然的夫妻恩愛魚水纏綿。恨不得把兩個身體捏作一團併成一塊。康公館的房子本來很寬。有三間小小的花廳。四圍都種着些梧桐竹子。窻明几淨。花木參差。是康中丞向來會客的地方。花廳後面隔着小小三間翻軒。這個地方康中丞就叫他內簽押房。本來這個簽押房的名目是簽押公事的地方。不是現任官員就是現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又不當差。揀直的叫他內書房就是了。爲什麼還要叫做什麼簽押房。原來這個康中丞生有官癖。此番自己奏請開缺。原是不不得已的舉動。心上總存着個希冀起用的意思。所以把內書房叫作內簽押房。平日之間除了見客和休息的時候。看書寫字都在這個內簽押房裏。頭自從娶了這位三少奶奶回來之後。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有好幾天不到內簽押房去。這個當兒忽然接到了京城裏頭呂大軍機的一封來信。康中丞拆開看了一看。連忙到內簽押房去寫回信。爲着這封信上的話兒。是要和他代謀起復。恐怕家人們闖進來看見了。傳出去不便。便把內簽押房的門關得緊緊的。吩咐一班家人不許進來。自己一個人坐在內簽押房裏頭。悄沒聲兒的在那裏想着怎樣的寫回信。想了一回。只聽得外面吉吉各各的弓鞋細碎的聲音。直走到花廳上來。康

中丞不知道是什麼人。便由他在外面自己却一言不發。等了一回。又聽得輕輕的一聲咳嗽。康中丞聽得真切。知道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新娶來的三少奶奶。不覺心中一動。便躲在裏面一言不發。只聽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還是這幾間房子造得比別處好些。康中丞正在那裏側着耳朵聽他說話。忽聽得外面又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朗然說道。今天怎麼你跑到這裏來了。康中丞聽着這個說話的聲音。就是他那位令郎。心上便一個沒趣。只得索性不响。聽得三少奶奶笑道。今天你出去了。我一個人覺得有些煩悶。閒着沒有事情。所以出來各處走走。那位三少爺也笑道。這裏是老頭子會客的地方。今天老頭子出去了。所以這樣靜悄悄的。康中丞在裏面聽着。心上暗想道。他見我關着門。只說我出門去了。我倒要躲在這裏。看看他們兩個人做些什麼。想着。便輕輕的躡着脚步。走到門口。在門縫裏頭看時。只見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來兩個人並肩坐在一處的。忽然間三少爺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說了一句什麼。三少奶奶格支一笑。舉起手來打了三少爺一下。三少爺道。這裏又沒有人怕什麼。這個地方只要老頭子出去了。是沒有一個人來的。三少奶奶道。我不要你便怎麼樣呢。三少爺笑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說着。便走過去把門簾放下。

關上了門。走過來不由分說，輕輕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來。兩個人霎時間並蒂花開，鴛鴦夢穩。尤雲殢雨，倒鳳顛鸞，只把一個裏面的康中丞氣得軟作一團。看着這兩位寶貝這樣的風流放誕，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廳上串起戲來。你叫他怎的不氣當下康中丞賭氣掩過一邊不去看他，他只聽得兩個人支支格格的笑作一團停了一回。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只見三少奶奶又把三少奶奶抱起來，坐在肩上也和那堂子裏頭的相幫揹着偕人的一般，揹着滿廳亂走。康中丞在裏面看着又好氣又好笑。不料那位三少爺走了一回，走得高興起來，竟自走到內簽押房門口，呀的推開了門，就要進來。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大的吃了一驚，一時無可奈何，人急智生，便想出一個法子來。只當他是家人送茶進來的樣子，口中喝道：「我不要吃茶，端進來做什麼給我端出去。」那位三少爺不聽這幾句話兒，便罷聽了這幾句話兒，這一驚倒也非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轉身來沒命的往外亂跑。三少奶奶也吃了一驚，又羞又怕，由不得身體一歪，在三少爺肩上一直跌下來，跌得他阿呀一聲，遍身酸痛，連弓鞋都跌掉了一只。三少爺見了心上更加着急，也顧不得他跌痛了那裏，連忙一把拉了起來。兩個人飛一般的拉開了門，往着上房逃去。這個時候剛剛大姨太太打發兩個大姐出來。

尋康中丞。不知有什麼話說。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爺三少奶奶碰了一個正着。只見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鬢髮蓬鬆。同着三少爺拚命的往裏面跑。這兩個大姐見了心上十分詫異。走到花廳上。又見地上落下一只弓鞋。知道是三少奶奶的。登時大家傳說起來。一個公館裏頭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件事情。康中丞躲在裏面。眼睜睜的。看着這兩位寶貝。走了出去。方才嘆一口氣。走了出來。劈面又撞着了這兩個大姐。知道他們已經看見。又沒本事按住他們的嘴。叫他們不要聲張。只得裝痴做聾的。憑着他們去大家傳說。自己對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這件事兒和他細細的說上一番。大姨太太倒笑了一會。又埋怨他不應該驚動他們。你只悄悄的躲在裏面。不要作聲。等他們走了。再出來。就鬧不出這般笑話來了。康中丞頓着脚道。你倒說得好風涼的話兒。我起先原是躲在裏面。不敢作聲的。到了後來。這兩個寶貝不分好歹。竟要闖到裏面來。我若再不開口。他們就要走進來了。你想可有什麼法子呢。大姨太太聽了。也沒。有。話。說。那三少爺和三少奶奶兩個寶貝。自從鬧了這個笑話以後。覺得沒臉見人。兩個人只得裝着生病。連房門都不出一。直躲在房間裏頭。躲了一個多月。方才老着臉皮出來見人。三少奶奶見了康中丞。還是滿面通紅的。連頭都抬不起來。這件事兒。

傳說開去。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當作笑話一般。茶坊酒肆。講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康中丞雖然知道。却又無可如何。只得借着事兒。把他那位令郎罵了幾場。打了一頓。方才罷了。康中丞自從娶了這位大姨太太之後。大姨太太拿出堂子裏頭騙人的本領來。把康中丞騙得個伏伏帖帖。又愛又怕。一個月裏頭。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裏。那四個姨太太。不過是掛個名兒罷了。倒是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過意。勸着康中丞也到別個姨太太房裏去應酬應酬。康中丞越發相信大姨太太是個天字第一號的正經人。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馬車出去。不知買什麼東西。康中丞便蹣蹣到三姨太太房裏頭去。講了一回閒話。大姨太太回來了。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間裏頭。兩個人說說笑笑的。康中丞十分高興。正要收拾安睡。忽然想起日間有件馬褂。脫在三姨太太房裏頭。馬褂袋裏頭。有一封緊要電報。一時忘了收拾。便和大姨太太說了。要自己去拿。大姨太太道。一件馬褂。只要叫個人去拿來就是了。何必又要自己去拿。康中丞道。我剛剛想起。今天還要到內簽押房去寫幾封信。你只顧先睡就是了。說着。便立起身來。往外便走。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門外面。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康中丞口中說道。怎麼這些人都到那裏去了。這裏一個人都不見。一面說着。一面跨

進門來只見這位三姨太太兩頰飛紅衣裳不整一個人坐在房裏的一張榻上還有一個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慌慌張張的立在旁邊康中丞見了不覺大咤道你們在這裏做些什麼怎麼房裏頭一個人也不見又對胡德厲聲說道你這個時候一個人跑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嚇得胡德諾諾連聲不敢開口三姨太太慢慢的說道你不要罵他是我叫他進來的康中丞聽了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你叫他進來做什麼雖然他是派值上房的這個時候叫他進來房裏頭又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裏算什麼樣兒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說道我今天發了肝氣痛得無可如何三更半夜的又不便驚天動地的亂鬧偏偏我平日吃的十香丸又沒有了沒奈何只好叫他連夜去買又怕他們說不明白所以叫他進來我自己吩咐他你當是什麼事兒又是這樣的動起氣來說着便把一雙纖手捧緊了胸膛口中哼個不住正是驚破高唐之夢好事多磨吹殘巫峽之雲襄王何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交代

第十四回

感風寒中丞臥病

亂人倫令子宣勞

且說康中丞聽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說話心上半信半疑心中暗想又沒有拿到什麼證據鬧是料想鬧不出的又回過頭來看着三姨太太那般模樣雙蛾欲蹙皓齒微呈

太真病。肺之妍。西子捧心之態。不覺把一個心早軟了。一半看着那胡德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便對他喝道。你還不趕快去買丸藥。站在那裏做什麼。胡德得不的這句話兒。好似得了赦書的一般。連忙答應一聲。往外便走。康中丞又問着三姨太太道。你既然發了肝氣。他們那些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三姨太太一面哼着。一面抬起頭來。說道。綠雲。祥雲。兩個是我。叫他們去拿開水的。還有幾個。我就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康中丞聽了。低着頭想了一想。便對三姨太太說道。你以後須要留心些兒。不要這般大意。像今天這樣事情。房間裏頭。一個人也沒有。就是你和胡德兩個人。要是換了個疑心重些的人。已經不知鬧到怎樣的一步田地了。三姨太太聽了。嬌怯怯的說道。我發了肝氣。痛得十分利害。那裏還顧得房間裏有人沒有人。這都是他們貪懶。看見我病了。就一個個不知躲到那裏去了。你還要向我說這樣的話兒。難道你拿到了什麼憑據麼。說着。縐着眉頭。把身體扭了幾扭。連叫幾聲。阿呀。一谷碌就倒在榻上。康中丞見了。這般做作。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心上倒發起急來。連忙問道。你到底什麼地方痛。可要叫個人來和你搥一下。子三姨太太聽了。也不開口。只把手對着自己的胸膛。指了幾指。康中丞看了。便自己走過來。就在榻旁坐下。把兩

隻手替換着。在三姨太太胸間。輕輕摩撫。又把幾個娘姨大姐都叫進房來。康中丞罵了他們幾句道。怎麼三姨太太在這裏生病。你們這班人一個都不來伺候。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那裏有這般規矩。衆人聽了。都呆了一呆。彼此做個眼色。便不開口。康中丞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這邊。倒伏侍了三姨太太一夜。這且不提。只說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今年已經二十九歲。官名一個杞字。號就叫少己。從小的時候。康中丞也延師教他讀書。無奈康少己的質地。魯鈍非常。竟比康中丞自己。還加了一倍。讀了整整的十五年書。連十三經都沒有讀完。寫個尋常通候的條子。也寫不出來。康中丞氣得要死。他自己却毫不放在心上。倒對着人說。如今的做官。只要有錢。我們老頭子也是捐班出身。也做過一任江西巡撫。難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麼。這句話兒。傳到康中丞耳朵裏。康中丞聽了。心上雖然氣忿。轉過念頭來一想。覺得也無可如何。只有這個法兒。便只得拿出錢來。和他捐了一個主事。到部裏頭去候補了幾年。賠掉了無數的銀錢。還鬧了許多笑話。康中丞賭氣把他叫了回來。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便花天酒地。朝歌夜絃的亂鬧起來。偏偏的康少己肚子裏頭。雖然沒有一些兒墨水。外面的丰貌。却生得漂亮。非常。面子上的應酬。又來得十分活潑。一班堂子裏頭的。俏人。見了這

位。康。二。少。爺。沒。有。一。個。不。喜。歡。的。康。少。己。又。專。愛。在。女。人。面。上。用。些。工。夫。獻。些。殷。勤。就。是。康。中。丞。的。那。幾。位。姨。太。太。見。了。康。少。己。也。都。是。十。分。親。熱。格。外。殷。勤。大。家。都。有。些。躍。躍。欲。試。的。意。思。這。位。康。少。己。本。來。也。不。是。什。麼。正。經。人。物。看。了。幾。位。姨。太。太。這。般。模。樣。便。也。存。了。個。代。父。從。軍。的。念。頭。却。是。回。過。念。頭。來。一。想。始。終。覺。得。有。些。礙。手。礙。腳。的。不。甚。妥。當。自。從。那。一。回。大。姨。太。太。爲。着。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鬧。了。一。回。之。後。雖。然。康。中。丞。吩。付。一。班。娘。姨。大。姐。不。許。傳。說。出。去。都。是。同。在。一。家。的。人。那。裏。瞞。得。過。這。個。信。息。早。傳。到。康。少。己。耳。朵。裏。頭。不。覺。心。中。大。怒。想。道。這。個。老。頭。子。這。樣。的。不。知。廉。耻。自。己。有。了。五。個。花。枝。一。般。的。姨。太。太。還。要。調。戲。起。自。己。的。媳。婦。來。我。倒。留。你。的。臉。皮。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攪。你。倒。這。樣。的。不。顧。人。倫。那。就。怪。不。得。我。了。想。着。又。私。地。裏。把。自。己。的。老。婆。盤。問。一。番。這。位。二。少。奶。奶。本。來。是。個。外。交。名。手。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話。來。和。他。敷衍。把。自。己。的。不。是。一。古。腦。兒。都。推。在。康。中。丞。身。上。只。說。康。中。丞。時。常。要。調。戲。他。想。轉。他的。念。頭。康。少。己。聽。了。老。婆。這。樣。的。一。番。說。話。自。然。氣。得。雙。睛。出。火。七。孔。生。烟。暴。跳。如。雷。的。道。這。個。老。東。西。真。個。這。般。無。耻。說。不。得。我。也。顧。不。得。許。多。只。好。做。到。那。裏。算。到。那。裏。的。了。他。們。五。六。十。歲。的。老。頭。兒。尚。且。要。這。般。混。攪。我。們。年。紀。輕。輕。的。人。更。是。分。內。的。事。情。

了。自此以後。一直無話。光陰迅速。早又是秋。去冬來。朔風乍緊。霜氣中人。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氣。覺得頭痛鼻塞。身體有些不快。康少已聽得康中丞病了。雖然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却這一點兒面子上的規矩。不能不要。便也同着衆人。照例進去問安。淡淡的問了幾句。康中丞見了兒子來問他的病。不覺心上歡喜。就叫他坐在床沿上。和他講些閒話。這個時候。正有一個大姐煎好了一碗藥。遞將上來。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二姨太太走過去。把康中丞扶了起來。坐在床上。大姨太太把一碗藥放在康中丞口邊。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康少已在旁見了。不知怎樣。忽然天良發動起來。連忙搶過去。在銀弔子裏頭斟了半碗冰糖燕窩湯。自己拿着立在一旁。要等康中丞吃了。過了藥給他過口。不一時。康中丞一碗藥已經吃畢。康少已端上茶來。康中丞吃了兩口。忽然一眼看見康少已左手指頭上光華爛熳。帶着一個鑽石戒指。那鑽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黃豆還要大些。康中丞見了心上早吃了一驚。記得這個戒指是去年自己買給五姨太太的。買的時候。着實的看過一番。又是時常見五姨太太戴在手上的。心上十分詫異。不由的開口問道。你這個戒指是幾時買的。脫下來給我看看。康少已出其不意。心中大吃一驚。不知不覺的全身一震。右手一鬆。拿不住茶碗。豁啣啣的一。

聲跌在地下。連康中丞身上也潑了許多燕窩湯。康中丞看了這般模樣。心上已經猜料了幾分。便冷笑道。什麼事情。這樣慌慌張張的。把茶碗都跌下來。叫你把戒指脫下來。給我看。看爲什麼。急得這個樣兒。康少已聽了滿面通紅。口中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來。那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吊桶。在那裏打水的一般。七上八下。跳個不住。奈何硬着頭皮。在手上除下來。遞在康中丞手內。康中丞接過來。仔細看了一看。越看越像。不由得怒氣填胸。鬚鬚倒豎。勉強忍住了。不發出來。只問着康少已道。你這個在什麼地方買的。花了多少錢。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女人的粧飾品。我們堂堂男子。何必要帶這樣的東西呢。康少已一時說不出話來。囁嚅了一會。方才說道。這個東西。是一個出洋的朋友送的。據他自己講在美國紐約買來的。花了二百五十元美金。合起我們中國的錢來。差不多也有五百塊錢。康中丞聽了。那裏肯信。冷笑一聲道。你的那個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居然送你這樣貴重的東西。康少已紅着個臉。答應不出。康中丞正要罵他幾句。忽然心上一想。雖然如此。究竟不知這件事情的真假何如。萬一個沒有這件事兒。不過偶然相像。驚天動地的吵鬧起來。什麼意思。就使這件事兒。真是真的。家醜不可外揚。我自己先是這樣彰明較著的鬧起來。給人家傳了出去。我的臉上

有何光彩。想到這裏。只得把心上的怒氣。捺了又捺。嘆一口氣。瞪了康少已一個白眼。仍舊把戒指交還了他。康少已懷着鬼胎。不敢開口。接過戒指來。也不敢再帶。勉強站在那裏。敷衍了一回。便回轉身來。一溜烟跑了出去。康中丞本來沒有什麼大病。不過着了些兒風寒。覺得心上有些飽悶。富貴人家的習氣。只要稍稍的覺得有些不快。就要延醫服藥的。鬧得一塌糊塗。每有本來不妨的小病。吃了幾帖藥。吃出兵來的。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着這個毛病。當下康中丞見康少已走了出去。自己盤算了一回。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來。和他說話。恰恰的門簾啟處。那位五姨太太已經輕輕移蓮步走了進來。寶鑰微紅。秋波不定。好似受了什麼驚嚇的一般。走進來。就坐在康中丞床上。和康中丞說了幾句閒話。康中丞留心看他的手上。只見那個鑽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康中丞看了心上。登時一塊石頭落地。暗想。果然是我疑心。錯了他的戒指。明明的在他手上。怎麼會到別人手裏。頭去呢。幸而沒有吵鬧出來。總算我自己有些耐性。想着心上。正是歡喜。忽然心上又想道。天下的事情。都是無從逆料的。或者他方才見我要他的戒指。來看心上。已經明白。連忙把這個戒指去送還了他。也未可知。一會兒心上又想五姨太太的爲人。平日之間。狠是穩重。料想不至這般輕賤。一刻兒的。

工夫。康中丞的一個心就如井上的轆轤一般轉了無數的念頭。五姨太太在房間裏頭坐了一回，忽把雙眉一縐，對着康中丞說有些肚子痛。康中丞叫他回房歇息。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去，停了一回。康少已又走進來，問長問短的，十分親切。康中丞口中不語，却偷眼看他手上見方才的戒指依舊帶在手上，紋風不動。康中丞到了這個時候，方才把滿心疑惑都化得乾乾淨淨，又仔仔細細的把康少已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覺得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個直是一個樣兒，沒有一絲一毫的分別。就是有心製造的也製造不出來，正是珠簾金屋，魂迷韓掾之香錦帳，銀床春滿，宓妃之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交代。

第十五回 錫佳名注釋九尾龜

寫牢騷演說烟花史

且說康中丞看了康少已手上的戒指，竟和五姨太太手上的的一個樣兒，好像是天生一對的樣兒，不由的看了又看，心中暗想：天下竟有這樣相像的東西，若不是方才有些三涵養，當時沒有鬧出來，冒冒失失的混鬧一下，子那就懊悔不及了。自此以後，康少已見康中丞這般糊裏糊塗的，免不得更加大胆起來，漸漸的醜聲外播，大家都知道這位康中丞家有些帷薄不修，甚至上海有一班滑頭子弟，編出三十首竹枝詞來，專

講康中丞家裏的那些故事。康中丞公館裏頭那些大大小小的。也沒一個不知道的。只瞞着康中丞一個。甚而至於康中丞的親戚裏頭。有一班輕薄少年。故意抄着那幾十首竹枝詞。給康中丞看了。有些懂得的。有些全然不懂。却糊裏糊塗的。不曉得他說的是那一家的事情。還帶了回來。給家裏頭的人看。只說這個詩上說的。不知是什麼人家。怎麼好好的。人家會弄到這般模樣。始終沒有知道這三十首竹枝詞。就是說他自己家裏頭的事情。你道可笑不可笑。看官且住。在下做書的做到這個地方。又出了一個岔子。用不着列位看官指摘。在下做書的先自己舉發出來。從來天下的人。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無論什麼事兒。總要幫着自己親戚的。就使親戚家。中間了什麼笑話。出了什麼亂子。對着外人。尙且要千方百計的替他遮蓋。怎麼康中丞的這些親戚。不替他遮蓋一下。也還罷了。倒反有意把康中丞當個頑意兒一般的捉弄起來。好像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這是個什麼原故。難道康中丞的那些親戚。都是些紅毛國裏的野人不成。原來這個裏頭。却也有個道理。自從康中丞的那位正室夫人回籍以後。康中丞把一切家裏頭的事情。一切親戚朋友的應酬。都交給大姨太太一個人管理。這位大姨太太。雖然能幹。究竟是個倖人。那裏懂得這些事情。那些親

戚家裏該應送禮的也不去送。該應遣人問候的也不叫人去。再碰着那些婚喪凶吉的事情。該應要內眷出去應酬的。這位大姨太太更加出不得場。縮着個頭。死也不肯出去。那班親戚心上。本來已經有些不快活。更兼見康中丞這般糊塗。把好好一個正室夫人。攔在家裏。連娶媳婦這般喜事。都不去接他出來。只憑着那幾個姨太太。在裏頭混攪。大家都狠有些不以爲然。再是康中丞恃着自家有錢有勢。未免有些富貴驕人的樣兒。所以那些親戚。一個個都和康中丞不合。竟沒有一個肯幫他的人。聽見有人在那裏罵他。這些親戚。非但不肯和他辯護。碰着一個高興的時候。還要連自己也湊下去。點綴兩句。這個裏頭。有這樣的幾層原故。所以那些親戚。一個個都不肯幫他。並且有些秘密的話兒。外人不知道的。也是那些親戚背地裏傳出來的。你想康中丞家這樣的深閨內院。青瑣高樓。這些閨房狎昵的事情。外人那裏打聽得出來。更兼上海灘上的人。都是那些不顧廉耻的滑頭少年。聽得康中丞家有這樣的幾個尤物。便大家前前後後的想要轉他們的念頭。不但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並且還心上存着個人財兩得的念頭。想着要騙他們的錢。就是這樣的一傳十。十傳百。沸沸揚揚的。就是實在沒有這件事情。這班滑頭少年。也要造些話出來說。竟把康中丞家裏的那些

寶貨當作個歷史裏頭大有關係的人物一般。今天說的也是這幾個人。明天說的也是這幾個人。說來說去裏頭就有輕薄少年把康中承起了一個綽號就叫作九尾龜。有人問他這個九尾龜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沒有什麼深微奧妙的意思。在裏頭不過爲着這位康中承家裏頭有五個姨太太有兩個姑太太有兩個少奶奶。恰恰是九個人。又恰恰的九個人都是這樣風流放誕的寶貝。我所以把這位中丞公起個徽號叫作九尾龜。你們閉着眼睛想一想。這個情形可像不像問的人聽了他這一番說話。覺得雖然沒有什麼道理。這個情形恰實有些相像。便也一笑走開。從此外面那些和康中丞不對的人。只要提起康中丞來。大家都不說他的名姓。只叫他九尾龜。在下做書的便借着這個九尾龜的名目編成這一部醒世新書。雖然康中丞這個人並不是書中的正角色。但是在下的這部小說既然名目就叫作九尾龜。在下做書的自然也不得不把這位元緒先生姑且當作全書中間的主人翁。好好的演說一番。總算交代過了書中的一個節目。看官們若畢竟要問着在下做書的這部小說裏頭那一個是書中的主人翁。這却連在下做書的自己也不會曉得。看官們意中把那位當作主人在下做書的就。把那位算作主人。就是把在下做書的局外人扭進局內去做一個。

全書的主人翁也未嘗不可究竟三千大千世界誰主誰賓恒河沙數衆生無人無我在下做書的隨口說出信手拈來本來沒有存着那個是主那個是賓的念頭列位看書的酒罷茶餘消遣世慮也不必存什麼那個是主那個是賓的意見無非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罷了咳如今世上的事情爲着辦事的人胸中存了個賓主的念頭因此壞事的也不知多少何況在下這樣一部汗牛充棟的小說洒一腔之涕淚誰是知音掬滿腹之酸辛疇能遺此寓言醒世俳語成文東方滑稽之談南國烟花之史知我者憐其淪落或者方諸阮籍之窮途罪我者昨甚疎狂方且指爲灌夫之罵座文章憎命時運不齊時逢白眼之人儘有挪揄之鬼寄閒情於風月惆悵揚州感逝水之華年淒涼錦瑟借着那青樓中冶葉狂花的姿態做一部世界上勸人諷世的清談把那些上海灘上以前的四大金剛以後的十二花神都一古腦兒收聚攏來做了這一部小說中間的資料這也總算是現身說法皆大歡喜了如今閒話休提把這位康中丞撇到一邊去再提起那位章秋谷來只說辛修甫這個時候在後馬路開了一家極大的書局就請章秋谷做個總經理兼任編輯事務每一個月送他二百兩銀子章秋谷本來原不願意就的自己想了一想一則太太夫人還在常熟陳文仙又住在上海好好的一个

人家分作兩起。終久不是長局。況且自己又要回去侍奉太夫人。不能長在上海。把陳文仙一個青年少婦。丟在外面。未免身心兩地。不甚放心。如今就了這個館。便可把太夫人接到上海來住。免得兩邊來來往往的。十分不便。更兼這個書局。又是辛修甫一個人獨股開的。秋谷也想要和他整頓一番。自己也好借着這件事兒。多看些書。長些學問。便慨然應了。辛修甫十分歡喜。秋谷到書局裏去料理了幾天。先把事情理出一個眉目來。聘請了幾個編輯新書和小說的人。又請了幾個繙譯。繙那些東西書籍。把書局裏頭幾個朋友的執事。都分派得清清楚楚。管批發的管批發。管機器的管機器。管出入的管出入。秋谷倒忙了好幾天。便和修甫說了。要回常熟去接家眷出來。修甫自然贊成。章秋谷回到常熟。和太夫人說了。太夫人聽了。自然十分歡喜。依着太夫人的意思。要過了年再搬。禁不得秋谷在旁攪撥。只說書局事多。不能回家過年。一個人在上海。又不放心。太夫人聽了這幾句話。說得不差。便也依他。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料理了半個月。方才到了上海。在新馬路眉壽里看了一處三樓三底的洋房。甚是寬廠。大家歡歡喜喜的過了幾時。秋谷心上想着一個陳文仙住在外面。好像個外室一般。終久不妥當。只得和幾個親戚。密密的商議了好幾次。定了主意。趁着太夫人喜歡

的時候。幾個親戚。婉婉轉轉的把這件事兒。和太夫人講了一遍。太夫人聽了。果然心中大怒。便叫人。到書局裏去。立刻把秋谷叫了回來。當着親戚的面。前便叫秋谷跪下。幾個親戚連忙相勸。勸了一回。太夫人怒氣稍稍平些。叫秋谷立起來。對着秋谷說道。你是我的兒子。你的事情。爲什麼要瞞着我。不叫我。知道。你難道是當我已經死了的麼。若是到了那個時候。我真個閉上眼睛。自然不來管你的事。如今我還有一口氣在。你就瞞着我。在外面這般。混鬧。你究竟是個什麼意思。秋谷聽了。低着頭。不敢開口。太夫人又道。就是一件極平常的小事。也該應和我講一聲兒。何況這樣的事情。天下那有納妾。好瞞着父母的道理。你就是做了皇帝。家庭裏頭。也要由我做主。難道你比皇帝還大些。不成。秋谷聽了。委實無言可答。只得跪下。又叩了一個頭。起來站在一旁。口中說道。這件事情。都是兒子的不是。兒子情願領母親的責罰。幾個親戚見了。又着實的在旁相勸。太夫人心上雖然不快。看着秋谷叩頭認罪。又滿口自家認錯。心上早已有些回轉。又被幾個親戚。你言我語的勸了一番。便對着秋谷道。如今看衆位親戚面上。況且生米已成熟飯。只好由你去。鬧到那裏。算到那裏的了。但是好好的一家人家。斷沒有妻妾分居的道理。只好把你那位姨奶奶。接到這裏來。一同居住。只不知道堂

子出身的人。安本分。不安本分。秋谷道。這個母親只顧放心。這個人的性情。十分溫厚。就是住在一起的話兒。他也和兒子說過幾次。情願守着規矩。住在一起。母親不信。只等他來了再看。就是了。太夫人聽了。不覺開顏一笑。道。人還沒有來。你就這樣拚命的。帮他將來。你那位老婆。不知你還要把他怎麼樣呢。秋谷見太夫人笑了。也陪着笑道。這也不至於的。正是小星三五。銀河昨夜之波。孔雀東南中。婦前宵之淚。不知以後何如。且看下回交代。

第十六回

換桃符陽春回大地

喧爆竹風雪度殘年

却說章秋谷想着陳文仙住在外面。終不是個久計。便請了幾個親戚。宛宛轉轉的。和太夫人講了一番。又大家都勸了太夫人一陣。太夫人起先雖然有些動氣。後來見秋谷自己口口聲聲的認罪。又被幾個親戚勸了一番。便也回嗔作喜。叫秋谷揀個日子。把陳文仙搬了進來。一同居住。到了那一天。陳文仙明粧靚服的過來。恭恭敬敬的先拜見了太夫人。太夫人把他攙了起來。仔仔細細的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只見他蛾眉。挹翠檀口。含朱眼媚。春波腰欺。弱柳更兼丰容婀娜。態度端莊。既沒有一些兒風流放誕的樣兒。又沒有一些兒儂薄輕佻的氣派。那裏像什麼堂子裏頭出身的。偕人看上。

去。竟。是。一。個。大。家。閨。秀。太。夫。人。看。了。十。分。歡。喜。心。上。暗。想。這。個。人。倒。不。像。是。個。僧。人。出。身。將。來。一。定。不。至。於。開。什。麼。笑。話。的。便。也。和。顏。悅。色。的。撫。慰。了。文。仙。幾。句。文。仙。又。拜。見。了。秋。谷。的。那。位。正。室。夫。人。也。規。規。矩。矩。的。甚。是。小。心。秋。谷。的。那。位。夫。人。起。先。聽。了。這。個。消。息。心。上。自。然。十。分。不。快。只。說。這。個。陳。文。仙。既。然。是。個。妓。女。不。知。怎。樣。飛。揚。跋。扈。的。一。個。人。如。今。見。了。陳。文。仙。這。樣。的。循。規。蹈。矩。沒。有。一。些。兒。撒。嬌。恃。寵。的。樣。兒。倒。覺。得。出。於。意。外。便。也。歡。歡。喜。喜。好。好。的。相。待。陳。文。仙。究。竟。是。個。僧。人。出。身。騙。人。的。工。夫。狠。好。用。出。渾。身。手。段。來。巴。結。太。夫。人。和。少。夫。人。不。上。半。個。月。就。把。這。兩。位。騙。得。二。十。四。分。的。歡。喜。秋。谷。見。了。自。然。也。十。分。快。活。不。知。不。覺。的。早。到。了。十。二。月。二。十。八。的。那。一。天。臘。鼓。迎。年。屠。蘇。獻。歲。萬。家。爆。竹。大。地。回。春。秋。谷。在。家。裏。頭。沒。有。什。麼。事。便。和。太。夫。人。講。些。外。面。的。事。情。說。些。街。巷。的。笑。話。有。時。候。帶。着。一。妻。一。妾。同。着。太。夫。人。搶。狀。元。籌。擲。官。圖。擲。得。不。耐。煩。便。四。個。人。打。一。局。麻。雀。和。哄。得。太。夫。人。甚。是。高。興。過。了。兩。天。早。又。是。除。夕。了。秋。谷。想。着。梁。綠。珠。同。陸。麗。娟。那。裏。有。些。賬。沒。有。開。發。這。兩。天。和。哄。着。太。夫。人。頑。連。大。門。都。沒。有。出。把。這。件。事。情。竟。不。知。忘。到。那。裏。去。了。直。到。了。這。個。時。候。纔。忽。然。想。起。來。便。和。太。夫。人。說。了。一。聲。要。出。去。還。些。賬。目。太。夫。人。道。你。無。非。是。要。出。去。還。嫖。賬。就。是。了。把。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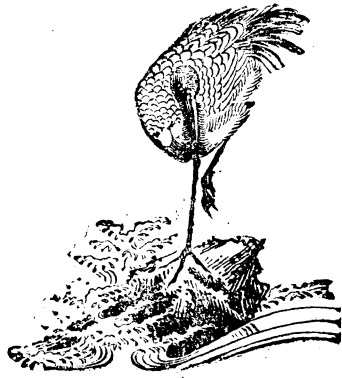
的幾個錢。這般用法。將來用完了。我看你怎麼樣。秋谷聽了。呆了一呆。答應不出。恐怕太夫人生氣。站在那裏。不敢就走。偷眼去看看太夫人臉上的神色。却還是一臉的笑容。心上方才放心。便慢慢的退了出來。趕到樓下自己書房裏頭。開了錢箱。帶了一卷鈔票。一溜烟直到久安里來。看官。你道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出去還嫖。怎麼並不生氣。許他出去。原來太夫人自從到了上海以後。也微微有些知道秋谷在嫖場裏面。狠有些兒聲名。又向來知道秋谷的脾氣風流。自喜倜儻。非常更兼住在上海灘上。這。樣。花。天。酒。地。的。地。方。自。然。的。就。有。選。舞。徵。歌。的。興。會。從。來。說。知。子。莫。若。母。明。知。道。就。是。管。也。管。他。不。住。的。平。日。之。間。常。常。聽。得。秋。谷。講。的。那。些。堂。子。裏。頭。的。情。形。那。些。倖。人。騙。人。的。圈。套。講。得。個。窮。形。盡。相。色。舞。眉。飛。知。道。他。是。嫖。界。裏。頭。的。慣。家。不。至。於。再。會。上。什。麼。倖。人。的。圈。套。便。也。隨。隨。便。便。的。不。十。分。去。拘。管。他。只。對。他。說。你。們。在。面。子。上。的。人。逢。場。作。戲。自。然。是。免。不。來。的。但。是。你。究。竟。年。紀。還。輕。恐。怕。一。個。不。留。神。上。了。倖。人。們。的。當。到。了。那。個。時。候。就。想。懊。悔。都。來。不。及。了。我。雖。然。不。來。管。你。你。也。要。諸。事。留。神。些。兒。又。叫。秋。谷。把。陸。麗。娟。和。梁。綠。珠。兩。個。人。叫。到。大。菜。館。來。太。夫。人。細。細。的。打。量。了。他。們。一。番。又。和。他。們。問。答。了。一。陣。便。對。秋。谷。道。這。兩。個。人。裏。頭。還。是。陸。麗。娟。天。真。爛。漫。我。看。起。來。比。

梁綠珠好些。梁綠珠臉上雖然沒有什麼。我看他心計深得狠。說的話兒。亦狠有斟酌。你以後不要做他。就做陸麗娟一個人罷。秋谷聽了。口中自然答應。心中却有些不相信的意思。自己心中暗想。憑你梁綠珠。更要狡猾些兒。憑着我章秋谷的一身本領。料想也還對得過他。想着太夫人的話兒。也不過是揣度之詞罷了。如今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逕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大踏步走進房。見麗娟一個人。坐在房裏。靜悄悄的。不見別人。麗娟把一只纖手。托着香腮。坐在那裏。好像想什麼心事的樣子。見了秋谷。進去立起身來。癩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笑道。耐好幾日。勿來哉。晚浪屋裏。向陪仔姨太太。兩家頭。窩心得來。連大門才勿想出格哉。今朝倒那。哼想着仔到倪。間搭小地方來走走。秋谷聽了。笑道。你這個人。真是浸在醋缸裏。過日子的一開口。就有些酸溜溜的味兒。陸麗娟不等秋谷說完。把身子一扭。道。耐格。問話。倒來得詫異。篤晚。捨人勒浪。搭耐吃醋。呀。說着。不覺蛾眉微豎。俊眼流波。狠狠的瞪了秋谷一個白眼。秋谷便笑道。你不要發極。我不過和你說句笑話。你就急到這般田地。說着。便走過去。攙着陸麗娟的手。問道。怎麼這裏只剩了你一個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麗娟道。俚篤才勒浪。外勢取賬。一塌刮仔才出去哉。秋谷道。你今年的賬。怎麼樣。取得齊。取不齊。麗娟蹙着

眉頭道。有幾戶老客人。才到仔別場化去哉。倪問搭幾格戶頭。才是看得見格。有格排滑頭客人。倪也勿去做俚。故歇倪賬浪一塌刮仔算起來。差勿多二千多點。除脫仔兩格勿勒浪上海格客人。倒去脫仔四百多。再有一千六百洋鈔。收着仔一格八折賬。就算好哉。秋谷聽了。便又問道。你今年年底的開銷怎麼樣。麗娟道。倪搭格開銷。是耐曉得格。一節不過一千洋鈔。賬浪收落來。剛剛正好。秋谷聽了。故意和他說道。我要和你商議一件事情。不知你答應不答應。麗娟聽了。倒呆了一呆。看着秋谷的臉道。捨格事體耐要搭倪商量。秋谷低低的和他說道。我今年的酒局。賬差不多。也有三百塊錢。雖然數目不多。我今年虧空做得大了一時。周轉不來。我想和你商量。把你這裏的錢。暫時耽擱一下。等明年正月裏頭。再想法子給你。只要過了一個年。就不怕沒有法兒。不知你心上怎麼樣。麗娟聽了。似信不信的。看着秋谷道。阿是眞格呀。耐格閒話。一逕來浪瞎三話。四有點靠勿住。秋谷正色道。別的事兒說說笑笑罷了。這個事情。是於我面上。大有關係的。我怎麼肯說謊騙你。難道我無緣無故的。平空倒掉自己的牌子。麼。陸麗娟聽了。心上已經有幾分相信的意思。却究竟還有些兒疑惑。停了一回。方才說道。倪問搭格二三百洋鈔。倒嚙捨希奇。耐也勿要放勒心。浪倒是梁綠珠格搭格賬。耐

去還撥仔哩。勿要搭俚雜格亂拌。阿曉得秋谷道這個自然就是你這裏也爲我們兩個人平日之間總算是彼此要好的。我纔來和你商量。要是換了第二個人。我無論怎樣也要想個法子。還他免得折了自家的志氣。去和他商議。說着又對麗娟道。但是這裏也要開銷別人的平空的少掉了一筆錢。你又怎麼樣呢。麗娟道。倪搭倒嚙。儉要緊倒是耐自家格開銷。那哼秋谷道。那些戲園菜館馬車行綢緞店的賬一古腦兒也。不過三百塊錢。這一點兒不算什麼。麗娟道。倪一逕搭耐說。勿要實梗。瞎用故歇。格世界銅鈿銀子頂要緊。耐總歸勿肯聽。倪格閒話到仔故歇。辰光耐阿是也來勿及哉。下轉勿要實梗。阿曉得秋谷聽了點一點頭。却故意對他笑道。像我這樣的別脚客人。還要在你院中走動。給他們一班娘姨大姐看了。也覺得不好看。陸麗娟瞟了秋谷一眼。道。儉格別脚。勿別脚。只要倪搭耐兩家頭。麗娟說到這裏地方。覺得接不下去。便頓了一頓。看着章秋谷一笑。章秋谷也看着陸麗娟一笑。麗娟把頭一低。秋谷又道。萬一個有人說你做我的恩客。你又怎麼樣呢。麗娟笑道。隨俚篤去說。末哉。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也勿關別人儉事。秋谷聽了不覺哈哈一笑。麗娟倒呆了一呆。道。耐笑。儉呀。正是殘年風雪。萬家爆竹之聲。蕭鼓春城大地河山之影。第九集書中還有張園賽會江。

北水災。章秋谷初到天津。方小松重來上海。這些說話。都在下集書中。在下做書的做到這個地方。却要暫時擱筆。休息幾天的了。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卷四終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卷四

第十六回



